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侯方域文

朱鳳起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侯方域文

朱鳳起選註

學國學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文 以 方 陳
註選起鳳朱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HOU FANG-YUEH'S ESSAY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U FENG CH'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序言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邱人，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公元一六一八年，歿於清順治十一年——公元一六五四年——年纔三十七歲。

明代當神宗末了，朝政廢弛，廷臣紛立門戶。天啓中，太監魏忠賢執政，大興黨獄，朝宗的祖執蒲、父恂、叔父恪，都以東林黨關係，先後罷官。莊烈帝卽位，誅魏忠賢，復起用侯恂，那時朝宗纔十一歲，隨著父親至京師，所以他很知道中朝事，尤其熟悉君子小人門戶的緣故。

崇禎十二年——公元一六三九年——朝宗二十二歲，應試金陵，和復社名士陳定生、吳次尾等結交。那時候魏忠賢的義兒阮大鍼，屏居金陵，想法復用，陳、吳等作留都防亂，揭討其罪，大鍼想朝宗替他緩解，便教他的門客王某交懽。

朝宗；後來被朝宗覺察了，立刻不和王某往來。又嘗和復社名士置酒高會，縱論天下事，談到阮大鍼，便戟指痛罵；大鍼知道了，恨朝宗刺骨。崇禎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年——李自成破京師，南都擁立福王，阮大鍼用事，爲了舊怨，又大興黨獄，想盡殺朝宗等；朝宗乘夜出走，初依蘇松巡撫張鳳翔，大鍼檄捕甚急，更走依史可法，弘光二年——清順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又走依高傑，傑被許定國殺害，朝宗便到宜興訪陳定生，就在定生家被捕。清兵南下，獄得解。他的父親在崇禎間起官後，曾兩次入獄，到了這年，父子二人纔回商邱故鄉。清順治八年——公元一六五一年——又受當道的逼迫，去應鄉試。他這樣的遭逢亂世，又感於前朝之滅亡，因此邑邑致疾，不久便病死了！

朝宗是富於天才的人，胡介祉說：『方域生有異質，侍父京師，多爲賢公卿所賞識，謂彊記可比漢張安世，幹局可比唐李文饒，足稱膏飫才子。』邵長蘅說：『末年游吳下，將刊集，集中文未脫藁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但他生長

宦族，所以行爲是很浪漫的，年輕時，他祖父教諸孫讀書，很嚴厲，他每領季弟逃出去選伎徵歌，江藩撰黃宗義傳，記朝宗狎伎的事，說：『在南都時，見歸德侯朝宗每晏以伎侑酒，宗義曰：「朝宗之尊人尙在獄中，而放誕如此，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侯生性不耐寂寞。』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耶。』』關於他的性情，邵長蘅撰侯方域傳，有下列一段的描寫：『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人之阨，不吝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

朝宗一生的經歷行爲性情，大概如上所述。他因爲性情浪漫，少年時溺於聲伎，到了壯年，纔知懊悔，發憤爲古文詩歌，所以他題堂名作壯悔堂，稱他的文集爲壯悔堂集；他與任王谷論文書說：『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因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皆從嬉游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間有合作，亦如春花爛漫，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這雖然是他自謙之辭，但對於

他的文章，表示不滿者，也未始沒有。黃宗義著陳令升先生傳引陳令升的話說：『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尙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以言名世。』可是這話未免落了文以載道的偏見，不是平允之論；至於後來講究文章義法的桐城派，對朝宗自然也是表示不滿的了。

但也有竭力稱揚朝宗的，邵長蘅說：『明代文學，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愈下，明文極弊，以訖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徐鳳輝說：『方域步驟史遷，而才足以運之，故行文矯變不測，如健鶻摩空，如鯨魚赴壑，讀之目眩魂驚，令人嘆絕。』無論攻擊他或稱揚他，都不免有偏頗籠統之處。我們要知道朝宗的文章的真價值，先須明白明代中葉以後文學變遷之迹。

明代文學，從宏治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亦稱前七子。——嘉靖七子——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宗臣梁有譽謝榛吳

國倫，亦稱後七子。——提倡復古，以艱深鈎棘爲秦漢之法，流弊所及，摹擬剽竊，日就窳白；其後公安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力排詰詘聱牙的文體，矯以清新輕俊，稱爲公安體，但戲謔嘲笑，流於卑陋；竟陵鍾惺、譚元春復矯其弊，變而爲幽怪詭異，號爲竟陵體；文體愈變愈下，無怪邵長蘅要說：『明文極弊以訖於亡』了。

朝宗雖享年不永，成就未宏，但他的文章，才氣奔放，自然流瀉，比較公安、竟陵，固然有霄壤之隔，就是比較之前後七子，也有上下床之別。他曾攻擊那時所謂返乎秦漢的僞古文，說：『高者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他又說：『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所以他的文章，雖從嬉游之餘，縱筆出之，但他的長處，正在於直據胸臆，信筆寫出。

總之，朝宗的文章，爲有明三百年文學之後勁，同時開清代文學的風氣，在中國文學史上，自有他相當的位置，我們是不能不讀的；而況他是明代遺民，那

些記事文，足裨史氏之缺文，更有一讀的必要。

目錄

- 送徐吳二子序……………一
- 八陣圖序……………五
- 樓山堂遺集序……………一〇
- 陳其年詩序……………一四
- 贈陳郎序……………一八
- 答田中丞書……………二三
-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二六
- 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三一
- 與任王谷論文書……………三七
- 與吳駿公書……………四二

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	四六
太常公家傳	五二
司成公家傳	六〇
賈生傳	六八
吳伯裔伯胤傳	七二
徐作霖張渭傳	七五
湯御史傳	七九
寧南侯傳	八五
李姬傳	九四
馬伶傳	九七
陳將軍二鶴記	一〇〇
壯悔堂記	一〇三

管夫人畫竹記	一〇五
太子丹論	一〇七
書吳延仲集後	一一二
明東平州太守常公墓誌銘	一一五
明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贈少保陳公墓誌銘	一一七
郭老僕墓誌銘	一二六
祭吳次尾文	一三〇
憫瘡	一三一
盧告	一三五

送徐吳二子序

侯子既放，涉江返棹，棲乎高陽之舊廬。日召酒徒，飲醇酒，醉則仰天而歌猛虎行。戒門者曰：『有冠儒冠，服儒服，而以儒術請問者，固拒之！』於是侯子之庭無儒者迹。

徐與二子謂徐作霖與伯齊也，後皆有傳。放放蹟也。高陽地名，帝顓頊國於高陽，即今河南高陽城。猛虎行樂府平調曲名。請問謂請空際之時間，以白事不欲對衆言之也。

一日，遇豎儒於途。勞侯子曰：『子之術可以封，然且不免於汧澣統者，不善用其手也。』吾願授子！侯子叱曰：『是七聖焉羣迷，而黃帝之所聽焚者也，而豎儒又何知！而身且死，而猶傳蘼菜之藥，而又誰欺！』言未畢，豎儒返走。於是侯子出，皆避去，無所與語者。

豎儒小儒之稱。

汧澣統音瓶薛曠（欠一厶）（欠一）（ㄥㄨㄤ）謂漂絮於水上也。莊子

逍遙遊：「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辭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辭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辭統，則所用之異也。」^①七

聖謂黃帝方明昌寓張若謂朋昆關滑稽也。莊子徐无鬼：「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騶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關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聽[△]焚[△]疑[△]惑[△]不明之貌。而爾也；下兩而皆同。此言爲天下之道，聖人尙迷惑不明，爾小儒又何知也。^②蓬萊之藥，猶言不死之藥也。史記封禪書：「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渤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在焉。」

會時時從其故人吳伯裔，徐作霖遊。一日二子過侯子，置酒，伺其飲酣而謁之曰：『我將走北闕，^③以儒術售天子，賴子一言以壯我，且拒，奈何！』侯子曰：

「吾惡夫豎儒者，惡其羣鴟逐鳳凰而鳴噪焉。」其後者，嫉其文采之異己也。蜀之犬望日而嗥者，少所見多所怪也。蚓廉蟻信，而自以爲得繩墨也。今二子皆落脫，好飲酒，醉後讀書不求章句，是吾所燭照而求者也。雅善歌猛虎，二子願聞之乎？今夫虎，見人無不噬者，然遇嬰兒則舍之，神不動也，不敢觸醉夫，避其氣也。故欲求可以制虎者，嬰兒之神，而加以醉夫之氣，庶乎近之矣。今天下之虎多矣，往見獵虎者禹步而入山嶠，以爲誦符而騎其項，既見虎，則又首鼠，亦焉往而不爲所噬哉？」

○古者建闕於宮殿之北，故曰北闕。

○焉猶於也，孟子：

「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

○嗥，音

豪（厂么）野獸聲也。

韓愈文：

「蜀山高霧重，見日時少，每至日出，則羣犬疑而吠之。」

○蚓廉，王

安石詩：

「葉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

蟻信，宋姚鎔喻白蟻文：

「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

競集號令，信也。」此以喻小廉小信，繩墨所以爲直之具，故以喻法度。

○落脫，猶落托也。

○雅，極

也。

○雜志：「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可懼。」又「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

懼也。」○凡步履兩足不能相過者，謂之禹步。見荀子；又今羽士作法步魁罡，卽所謂禹步也。山曲

曰隅。○首鼠猶首尾，畏首畏尾者，稱首鼠兩端。

二子徐起，謝侯子曰：『吾聞鄭之人有覆蕉者，以爲夢而失，○醒乃求之，然則凡有所求者，寐且不可，而况於醉耶！子教我醉，是猶適越而北轅也。○不如輟駕。』

○列子：「鄭之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墜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越，南越也，今廣東廣西地。轅，駕車之木，施於輿底軸上，左右各一，外出向前者。

侯子曰：『二子行矣！二子所言者，逐鹿之幻者也，是猶畫虎也。○安知鹿之不且爲馬？安知馬之非卽吾尻臂，浸假而化焉？至於無窮。○子其能醒而憶之耶？今天子憫生民之被噬，方欲驅虎，然屬之人輒色變者，無他，醒故也。衆人皆醒，二子獨醉，吾且以二子爲嬰兒也。二子行矣！』

○畫虎言好高而無所成也。後漢書馬援傳：「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尻音考（ㄎㄠ）脊骨盡處也。浸假漸也。莊子大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之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之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豈更駕哉！」言無往不因，無因不可。於是二子大呼，盡一石而去。

八陣圖序○

余友賈生開宗，○年逾五十，老矣，負奇，好大言，嗜酒，不拘繩墨，○常自許得爲宰相，當一年平寇，三年可盡撤諸塞上兵。里人大笑，以爲病狂。乃感憤著八陣圖數千言。余則獨有取焉，而爲之序曰：嗚乎！今天下隱憂，蓋在於文臣之望淺，而武臣之志驕，不知其所終矣。陸賈有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夫爲相不必讀書，身先險阻，策合羣力，能不忘害人之功者，名相也。爲將不必善騎射，粗知古今，遇大變而不挫者，名將也。今天下急急論將哉！漢祖之明，不難於拜

壇下，而難其所拜者韓信，^⑤闔廬之信，不難於斬寵姬，而難於識孫武而任之，^⑥天下而有韓信、孫武，宜使之專制千里，豈當更有開府位其上，中貴觀軍容，掣其肘也？^⑦天下而無韓信、孫武，又何取於諸將而羣委之以旌節，倚之若長城也哉？^⑧

①漢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賈開宗所著之八陣圖，殆亦論兵法之書也。②賈開宗，商邱人，字

靜子，明諸生，參閱後賈生傳！③繩墨，見送徐吳二子序注。④陸賈，漢初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

有口辯，嘗使南越，詔諭趙佗，拜大中大夫，著書十二篇，號曰新語。天下安四語，係陸賈語。陳平者，見史

記陸賈傳。⑤漢祖，即高祖，秦末沛人，姓劉，名邦，字季，始爲泗上亭長，起兵伐秦，入咸陽，後破項羽於

垓下，即帝位。韓信，漢淮陰人，初從項羽，羽弗用，歸漢，未得知名，至南鄭，亡去，蕭何追之返，漢王用何之

言，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信爲大將。⑥闔廬，春秋吳王，名光，諸樊子。孫武，春秋齊人，嘗以兵法

見闔廬，王出宮中美人百八十人，使武教之戰，孫武分爲二隊，以王寵姬爲隊長，皆令持戟，令而鼓之，

婦人大笑，斬二隊長以徇，吳王用爲將，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⑦開府，謂開建府署，辟置僚

屬也。漢制，惟三公開府。魏晉以後，開府者益多。明時經略巡按，皆稱開府。中貴內臣之貴幸者，漢嘗使中貴人從將帥勤習兵，其後屢以宦官爲中貴人。唐代宗時，以宦官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使，專總禁兵，勢傾朝野。掣尺制切（一）牽制之也。春秋時，宓子賤爲單父宰，請借善書者，至單父，使書，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後遂以掣肘喻阻礙辦事之進行者。明常時於軍中多置奄人監軍，名曰觀軍容使，故文云。

⑧旌節，天子所以賜武臣者。南宋檀道濟嘗自比萬里長城，言爲國家所倚重也。

今天下宣薊握重兵，①豫楚多元帥，②而鳴鏑在郊，③堠火且連未央，④然則收其所爲旌節，撤其所爲長城，卽外患不靖，內憂不滅，而國家省金錢之費，人民免首功之慘，亦未始非勿藥而愈病也。余所以終願今天子之右文而左武也。

⑥

①宜明爲宣府鎮，清置宣化府，屬直隸，今河北宣化縣卽其舊治。薊明爲薊州，民國改縣，今屬河北。

②豫古九州之一，今爲河南省。湖南湖北統稱曰楚。元帥將率之首領也。③鏑，音的（ㄉㄧˋ）；鳴鏑，

響箭也，射時發聲，軍中用以發號令。距國百里謂之郊。堠音后（ㄏㄡˋ），斥堠也，設堡以探敵人曰斥

塤。火烽火也。古人戍守，作高土台，台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燃火，舉之以相告。未央漢宮名。二句言近郊猶駐兵，宮廷尙設防也。⑤秦稱秦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上尙也，以獲敵首爲功而與重賞也。⑥右上也，尙也。古人尙右，故謂所尙者曰右。左卑也，下也。右文左武，猶言重文輕武也。

雖然，今之以文臣任武事者，朝則樞府，①藩則撫軍，②吾皆得而見之矣，大約多歷年所而得之；③又或以盤錯之地，④狡利者善避，更授鈍者；⑤此其胷中豈異伍卒，而乃使諸大將肩蟒圍玉，⑥相與拜跪之，固宜爲其所輕，而日有憤噪之變也。⑦雖日推轂，⑧鑄印，於以稱曰文飾則得矣，戡亂則未也。

①樞府指朝中大臣。②藩鎮略稱曰藩，唐初於重要諸州置都督府，睿宗時置節度太守，玄宗於邊

境置十節度制，以禦外藩，是爲藩鎮。明稱巡撫爲撫軍。③年所猶言年數也。言以資格得臻此位。

④盤錯之地，不易治理之處。⑤鈍者指楊嗣昌，丁啓睿。崇禎間，嗣昌以閣部出視師，以遙制失機會，

襄陽爲寇所陷，襄王遇害，嗣昌死，丁啓睿代之，啓睿本爲庸才，任重專制，莫知爲計，諸將皆不受命。

④肩[△]蟬[△]圍[△]玉言衣蟬袍而圍玉帶也。⑤楊嗣昌嘗命山西總兵王忠援河南，忠稱疾不進，兵譟而歸，延綏總兵賀人龍不奉約束，遇賊輒走，後丁啓睿集諸軍救開封，啓睿欲戰，左良玉曰：「賊鋒銳，未可擊也。」啓睿曰：「圍已急，必擊之！」諸將皆懼，良玉歸營先走，諸營俱走，故文云。⑥推[△]殺[△]言薦舉人才如推車殺使前進也。

嗚乎！葉公好龍而龍至，燕王市馬而馬來，○我國家地廣人衆，而侷儻非常之略，○寂焉無聞，將果無人言之耶？抑無人用之耶？豈天未悔禍，而人未厭亂耶？又豈人之建功立業，各有其時，而急者不可以緩，緩者不可以急耶？何賈生之且老而尙託於其言也？

○葉公子高好龍，雕文主之，天龍聞而示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見莊子。燕王燕昭王也。昭王欲招賢者，問計於郭隗，隗言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期年而千里馬之至者三，王欲招賢，當自隗始云云，於是昭王師事隗，樂

毅鄒衍等聞風而至，士爭湊燕，見戰國策。

○[△]個儻音惕倘（去一）（去尤）不羈也，猶言不拘束。

略謀略也。

樓山堂遺集序

樓山堂遺集者，亡友貴池吳子之所作也。○其死時，文章散佚，而當路大臣，又曾上露布，○著以『殷頑』之目，○以此見者皆以爲諱，甚至其片言隻字，毀滅之恐後，嗚乎！使其言而可毀，則採薇之歌，○狡童之怨，○必且不傳也久矣！有人於此，見日星之光而欲掩之，見河嶽之流且峙而欲塞之，摧之，○有是理乎？余固知其必無也。壬辰，○來陽羨，○陳子○果出其所藏樓山遺集，完好如初。陳子謂余曰：『自經喪亂以來，陽羨之田，先少保公之賜繼，○皆不可問，獨守此一集，以報亡友，卽有同志，欲假而觀之，亦不肯與。』嗚乎！彼成周盛時，殷頑在洛，○今觀多士大誥諸篇，○爲徒衆矣，然曾無一人如陳子者，和採薇而哀狡童，吾又不

知今古人果誰不相及也？抑豈樓山之文，或有以遠過於前人耶？

①貴池縣名，其地今屬安徽省。吳子吳應箕也，字次尾，與張溥等倡復社於吳中，言論風旨，士爭趨之。公卿以下，視其臧否以爲榮辱。阮大鍼在南都，應箕率諸名士譏而逐之。大鍼憤甚，欲甘心焉。弘光立，大鍼用事，應箕亡命他鄉。乙酉秋，起兵攻池州，復建德東流，及十月而兵潰，外逃婺源縣界，被執，不屈死。

②露布別於封緘而言。

③殷頑謂殷之遺民，梗周命而不服者。

④武王克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乃作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⑤箕子遇故殷墟，禾黍生焉，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⑥河嶽謂黃河及五嶽也。峙屹立之貌。

⑦壬辰清順治九年。

⑧陽羨縣名，故城在今江蘇義興縣南。

⑨陳子陳貞慧也，字定生，明萬曆間廩生，與冒襄方以智及方域稱四公子。阮大鍼以逆案久銷，謀復用，貞慧與吳應箕等草留都防亂揭攻之，弘光立，大鍼爲兵部尚書，陷貞慧於獄，旋得釋，明亡，隱居不出，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等。

⑩先少保公貞慧父陳子廷也，後有其墓誌銘。上所予曰：賜鑑巨兩切（〈一九〉錢貫也。

⑪多士篇序

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按成周爲東周古洛陽城也。⑤書有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

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抵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

余交吳子，歲在己卯，⑥今己十五年，其文集皆前己卯作者，蓋三十年餘矣。當明神宗時，⑦天下太平無事，而樓山集多憂危之言，何其蚤見也！⑧迨其後，天狼墉鼠，⑨禍機將發，其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⑩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其身爲餌，⑪余則嘗見吳子張目奮袂而言之，禍福利害，一不少動，蓋其素志之定也審矣，又何難于江上之死哉！⑫吳子嘗云：「文章自韓歐蘇沒後，幾失其傳，吾之文足起而續之。」余時方汨沒於六朝，⑬不知其善，亦不取視也，今知之，欲與之言，而吳子死久矣！雖然，以吳子之文求吳子，余雖始不知之，而終卒知之，恐天下之始終不知之者，亦已多矣！以吳子之人求吳子之文，卽五尺之童，豈有不辨日星，卽越裳之重譯，豈有不望氣而問指南，⑭一識夫河與嶽哉！昔韓歐蘇之三公者，皆能守道不隨於時，亦嘗遭貶謫彈射，⑮然固未至斷頸絕脰，⑯以死殉之也。

而當世見其片言隻字，皆愛而重之不衰；設以若韓若歐若蘇，而且以大義斷頸絕脰而死，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弔之者，又何如也！嗚乎！可以知樓山矣！

① 己卯崇禎十二年。

② 神宗名翊鈞，穆宗子，年號萬曆，在位四十八年。

③ 蚤同早。

④ 天狼星名。

其角變色，則多盜賊。詩：「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墉，牆也。神宗末年，盜賊大起，邪黨滋蔓，亂象已

成，故朝宗以此喻之。

⑤ 持祿謂保守祿位也。

⑥ 餌音耳（儿），以利誘人也。

⑦ 江上謂長江上

游之地。應箕死難於安徽，故云。

⑧ 韓韓愈，歐歐陽修，蘇蘇軾也，三人皆以文名。

⑨ 汨音骨（《X》）

汨沒浮沈之意。吳東晉宋齊梁陳爲六朝，東晉以來，文詞日趨綺靡，以俳優聲調爲尙，世稱其體爲六

朝文。

⑩ 越裳古國名，在安南南部。重譯謂偏方絕域，言語不通，必輟轉相譯，以得其意也。周公輔成

王，越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使者迷其歸路，周公爲指南車使載之，周年始返國。⑪ 貶謫降謫也。彈射

謂指摘也。韓歐蘇皆曾遭貶黜之禍。⑫ 脰音豆（勿又），頸項也。

陳其年詩序

陳其年有著述材，尤工詩，往余居梁園，去義興千餘里，其年再以書來，屬余爲論序，余報之曰：「風雅之道，於今絕矣，得子誠未易，此非可卒卒筆墨盡也，行當渡江爲吾子言之。」

①陳其年名維崧，號迦陵，清康熙時，召試博學鴻儒，授檢討，著有湖海樓集。

②梁孝王園在河南，故

稱河南曰梁園。③義興今江蘇宜興縣。④詩有國風大小雅，風雅之道猶言作詩之道也。

⑤卒

音猝（ㄘㄨˋ）卒卒倥傯貌。

後三年而余至，其年之詩已成數百篇，典則高華，風致特勝，余歎絕。謂其年：

「子知明詩之所以盛與所以衰乎？當其盛也，北地信陽爲之宗，而郎耶歷下之輩，相與鼓吹而羽翼之。夫人之所知也。其衰也，則公安竟陵無所逃罪。吳趨諸君，即數十年來更變迭出，而猶存乎蓬艾之間。余家中原，稍稍解此者，蓋中原風氣樸漱，人多逡巡，不敢爲詩，惟其不爲詩，詩之所以存也。其年

乃獨於揚波導沸之中，傑然^④以古作者自命，豈不異哉！往雲間有陳黃門李舍人，^⑤皆起榛蕪，^⑥以才情橫絕一世，得其年而三，然則風雅之道，又未嘗不在吳趨也。丁丑，余與黃門論詩燕邸，己卯，與舍人論詩金陵，^⑦自以爲盡意，無復遺恨，由今思之，歎有不得起二君於九原者，^⑧幸其年獨在，是天以鼓吹羽翼之功私其年也。夫詩之爲道，格調欲雄放，意思欲含蓄，神韻欲閒遠，骨采欲蒼堅，波瀾欲頓挫，境界欲如深山大澤，章法欲清空一氣，杜少陵^⑨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不讀萬卷，豈易言清，不破萬卷，豈易言空哉！

○北地古郡名，漢時統今甘肅省之寧夏慶陽兩府地，此係指李夢陽，因李爲慶陽人也。夢陽字天賜，

更字獻吉，弘治癸丑進士，自號空同子，工詩古文，有空同子集。^{△△}信陽今河南信陽縣，此指何景明。景明

字仲默，信陽人，八歲解詩文，弘治十一年舉於鄉，年方十五，旋第進士，著有大復集。^{△△}郎耶同琅琊，指王

世貞，蓋王姓有望出琅琊者。世貞字元美，太倉人，自號鳳州，亦稱弇州山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好爲

詩古文，有弇山堂集。^{△△}歷下地名，故城在今山東歷城縣治西，此指李攀龍。攀龍號于鱗，歷城人，嘉靖甲

辰進士，工詩古文，有滄溟集。明初詩人，或染元習，或沿宋體，自李夢陽何景明出，乃一矯以唐音，力攻永樂以後之臺閣體，風氣爲之一變。至嘉靖萬曆之間，李攀龍王世貞承其遺風，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攀龍沒，世貞獨主壇坫者二十年，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云。

①夫，音扶（ㄉㄨ）；夫人，猶言人人。

②公安，謂袁宗道兄弟也。宗道字百修，公安人，弟宏道，字無學，中道，字小修，時稱三袁，爲詩力排王李，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目爲公安體，然戲謔嘲笑，間雜俚語，不善學者，流於俳諧調笑，卑陋空疎，竟陵謂鍾惺譚元春也。惺字伯敬，萬曆庚戌進士，有隱秀軒集。元春字友夏，天啓丁卯舉人，有嶽歸堂集，皆竟陵人。自袁宏道兄弟矯王李而倡清新輕俊，惺又矯爲幽深孤峭，與譚元春評選唐人之詩，爲唐詩歸，又評隋以前詩爲古詩歸，鍾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然識解多僻，大爲通人所譏。

③古今註：「吳趨行，吳人以歌其地。」按陸機吳趨行四座並清聽，聽我歌吳趨之句，則吳趨猶

言吳歌也，此段以指吳中一帶地。時張溥張采等，倡復社於吳中，陳子龍李雯夏允彝等，亦結幾社以相應和，吳趨諸君，卽指張陳等言。

④莊子：「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存，猶在也。蓬艾，賤草。

⑤河南，古所謂中原之地。

⑥遂，同速，樸遂猶言樸陋也。

⑦遂，巡，退讓之貌。

⑧傑然，猶特然也。

雲間地名，明江蘇松江縣之古稱。陳黃門陳子龍也，字人中，更字臥子，號大樽，松江華亭人，少有逸才，

文章雄麗，第崇禎進士，以定亂功，擢兵科給事中，給事黃門之內，故稱陳黃門。李舍人謂李雯也，字舒

章，上海人，與陳子龍齊名。清順治元年，授官中書舍人。明詩自袁宏道鍾惺後，失其正傳，天下不知風

雅，陳李二人力振之，卒歸於正。①棟葉喻微賤也。②丁丑崇禎十年，燕地名，即今北平。邸客舍也。

己卯崇禎十二年。金陵地名，今民國都。③春秋時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後世因謂墓爲九原。

④杜少陵唐杜甫，字子美，居杜陵，又稱少陵野老，唐詩人之最著者，有杜工部集。

侯子言未畢，其年改容起曰：『二公固讀萬卷者也，然則吾子所謂歎不得

起之於九原者，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因憶余與二君談時，秋浦吳次尾在坐，①

默不語，心甚怪之，次尾雅能詩，②其年爲收藏其遺集，急取讀一過，乃知次尾詩

與三君③雖互有得失，而了了見大意，願蚤於余者十年，④此昔所以默不語也。

余與其年別八載，而良友如三君者皆已死，⑤其年幸各爲識之以續八哀。⑥夫

少陵一集，而古今天下之治亂興亡，離合存沒，莫不畢具，豈僅僅一詠一吟，足以

盡風雅也，嗚乎！非其年，其又誰知之！

○秋浦縣名，隋置，五代時，更名貴池，見樓山堂遺集序貴池注。吳次尾亦見樓山堂遺集序注。○雅

極也。○三君即陳黃門李舍人與其年也。○蚤同早。○三君陳黃門李舍人吳次尾也。○讀

音志（出）去聲，記也。杜甫有八哀詩。

贈陳郎序

陳郎者，余幼婿也，名宗石，字曰子萬。先是，余與其父定生處士○同學金陵；又前則余祖與其祖少保公同年，○同官御史，○同論朱相賡李相廷機，○而余父○亦與少保公先後同朝，同救大司寇王紀，○同爭紅丸，○同忤魏璫忠賢，同削官。○

○定生，陳貞慧字，見樓山堂遺集序注。處士，不仕者之稱。○朝宗之祖名執蒲，後有傳。宗石祖少保

公，見樓山堂遺集序注。同歲舉鄉會試者，謂之同年。○御史官名，後漢以來，專司彈劾之任，歷代因

之，明設都察院，長官曰都御史，統轄諸御史，清亡始廢。

④朱廣，浙江山陰人，字少欽，隆慶進士，萬曆

中，累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沈一貫沈鯉去位，廣獨當國，時朝政日弛，中外解體，陳于

廷，侯執蒲相繼劾之，李廷機晉江人，字爾張，萬曆進士，累官禮部尚書，入參機務，性深刻偏復，與申時

行沈一貫輩密相授受，侯執蒲嘗上疏言其不副平章望。⑤朝宗，父名恂，字若谷，萬曆進士，天啓元

年，授山西道御史，四年，魏忠賢與東林黨人獄，削籍歸，崇禎間，歷官御史兵部侍郎，戶部尚書，溫體仁

嗾言官劾罷之，下獄論死，會聞賊圍汴，乃起恂督師救汴，尋解任，復逮下獄，明亡，脫歸，不入城市十餘

年，卒。⑥王紀，明芮城人，字惟理，萬曆進士，歷僉都御史，天啓初，遷刑部尚書，劾關臣沈灌交結婦寺，

因斥歸，紀既斥，侯恂陳于廷等皆上疏論救，不聽。大司寇官名，古六卿之一，後稱刑部尚書。⑦光宗

卽位數日，病篤，閣臣方從哲薦李可灼進紅丸，帝服之而崩，而從哲乃稱遺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言

官劾從哲輕薦狂醫，又給賞以自掩，給事中等又數從哲十三可殺罪，是爲紅丸之案。⑧魏忠實，明

之宦官，庸寧人，原名進忠，熹宗時，與帝乳母奉聖夫人客氏通，擅朝政，專橫無忌，大戮東林黨人，黨羽

滿朝，生祠徧於各地，思宗立，貶鳳陽，遂自縊。璫，音當（勿尤），華飾也，秦漢中常侍兼用士人，冠皆銀

璫左貂，後漢明帝以後，專用奄人，改以金璫右貂，故世稱宦官爲璫。侯恂及陳于廷均於天啓四年忤魏忠賢削官。

方余之與處士同學也，皖人阮大鍼者，^①有宿憾。後六年甲申，^②大鍼資緣官兵部尙書，^③興黨人獄，^④或謂兩人：「盍曲謝皖人？」余與定生笑不應。忽一日，緹校^⑤捕定生去，余倉皇出兼金付錢君禧代請間，^⑥而爲求援於練司馬公，^⑦定生得免。

^①皖地名，卽今安徽省。阮大鍼，懷寧人，字圓海，崇禎時附魏忠賢，名列逆案，失職後居南京，朝宗與陳貞慧等草留都防亂揭逐之，福王立，大鍼以馬士英之薦，官兵部尙書，既得志，專務報復，清兵至，大鍼乞降，從攻仙霞嶺，僱仆石上死。^②甲申清順治元年。是年寇破北京，明思宗殉之，而南中立福王。

^③攀附他人以求進身者曰贅緣。兵部尙書官名，掌中外武職銓選簡覈軍實之政。^④天啓時張溥等集合南北各省文社，會於吳郡，繼東林以講學，名爲復社，朝宗與陳貞慧皆加入，大鍼以報復私怨，逮復社諸子，爲明季黨禍之一。^⑤緹校逮治犯人之官役也。^⑥兼金好金也，其價倍於常金。請間

見送徐吳二子序注。

① 繡司馬公名國偉，字君豫，永城人，崇禎朝，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屢破賊有功，福王時，官兵部尙書。司馬官名，周時爲六卿之一，掌軍旅之事，故後以稱兵部尙書。

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阿○大鉞意，上奏責浙直督府○捕余。余時居定生舍，既就逮，○定生爲經紀其家事，○瀕行，送之舟中，而握余手曰：『子此行如不測，故鄉又未定，此纍纍將安歸乎？』○吾家世與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無不同者，今豈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余妻遂與陳夫人置盃酒定約去。是時余女方三歲，陳郎方二歲爾。』

○乙酉清順治二年。

○阿於何切（乙）曲附也。

○浙直督府，指浙江與南直——今江蘇——

兩省督府而言；按明代督府，自中葉後，始爲常制，有巡撫應天巡撫浙江等官，弘光時，祁彪佳巡撫蘇松，係臨時設置，此云督府，卽泛言江浙軍民長官耳。

○順治二年，朝宗至宜興訪陳定生，大鉞廉得

之，就定生舍捕之，清兵下江南，弘光出奔，獄乃解。

○經紀猶言料理也。

○纍纍言其兒女。

○戚言喜與憂也。

○妻讀去聲，以女嫁人也。季子最少之子也。

其後解歸里，余居梁園，^①定生居陽羨，^②不相聞。又五年，定生寓書余曰：『宗石已能讀書，解世事，甚念翁。』未幾，又寓書，復以爲言。余方侍老父疾，束裝罷者再。壬辰冬，^③始抵陽羨，與定生慰問畢，陳郎出揖，從容如成人。^④就坐，則雄談驚其坐客，余大喜，素不能飲酒，是日盡數卮。^⑤陳郎今年十歲，距余與定生別時，蓋八年矣，嗚乎！人生可惜，凡所謂百年者，皆妄也，或以兵死，或以水火死，或以盜賊死，或以患難死，卽幸無是數者，而昔賢所謂七日不汗，亦能死人，然則人生壯且盛者，不過三四年耳，而余與定生忽忽已閱其八，豈不痛哉！顧向時欲殺吾兩人者安在？而吾兩人猶各留面目相見，不可謂不幸也。因酒酣撫陳郎背而告之曰：『郎名宗石，字子萬，取萬石君之義也，^⑥郎之祖若父，皆爲世達人，有家法；諸昆羣從，^⑦奕奕競出；^⑧又畢萬之後必昌，^⑨吾以郎之祖若父卜之矣。然吾聞陳之姓望，惟太丘爲最，^⑩而昔人論之曰：『公慙卿，卿慙長。』^⑪今以處士之隱德，無慙少保，願郎他日亦無慙處士可也！吾向見郎，郎在機杼，^⑫今已能進而

向學，郎使我每見必有所進，後其何慙之有！

①梁園見陳其年詩序注。

②陽羨見樓山堂遺某序注。

③壬辰清順治九年。

④從容舒徐嫺雅

之貌。

⑤卮音支（出）酒器也。

⑥漢石奮及其四子皆官至二千石，景帝號奮爲萬石君。

⑦昆

後嗣也。次於至親者曰從，如從兄弟，從伯叔。

⑧奕奕美也。

⑨畢萬春秋晉大夫，周畢公高之後，初

筮仕也，遇屯之比，其占曰：「吉，其必蕃昌，公侯之子，必復其始。」言其子孫必復其始而爲公侯也。

⑩太丘漢陳寔也。寔字仲弓，潁川許人，爲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

⑪寔六子，紀謨最賢。紀嘗拜

大鴻臚，紀子羣爲魏司空，三世仕漢魏兩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減，時人爲之語曰：「公慙卿，卿慙

長。」公指司空之羣，卿指大鴻臚之紀，長指太丘長之寔也。

⑫襜褕音纏保（4一尤）（々么）

襜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褕小兒被也。

答田中丞書

承示，省訟慙慙，無所自容。執事與僕，齒不啻倍蓰，位不啻懸隔，顧猥

與僕道及少年之遊，謂執事往日曾以兼金三百招致金陵伎，爲伎所却，僕實教之，^五而因以爬垢索癩，其指讓執事者，^六僕誠不自修飭，然竊恐重爲執事累也！使執事無可議，則昔賢如白太傅、歐陽公、東坡居士皆與鳴珂不廢酬答，^七未聞後世之議之也，何獨至執事而苛求之！執事果有可議，卽不徵伎，庸但已乎！

①中丞官名，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明清時，命副都御史或僉都御史出任巡撫事，故俗稱巡撫爲中丞。田中丞名仰，魯王時爲大學士。②省訟，自省自責也。慙，女育切（广），慚

也。③執事敬詞也，與人書不敢直指其人，則稱執事，僕對人自稱之謙詞。齒，年也。不啻不但也。倍

一倍，徒音徒（丁一），五倍也。④猥音萎（义），助詞，有乃字之意。⑤兼金，見贈陳郎序注。出

仰以金三百，邀金陵妓李香一見，香固却之，仰慚且怒，疑朝宗教唆所致，移書責之。⑥爬垢索癩

猶言吹毛求疵也。⑦白居易，字樂天，唐太原人，爲詩平易近人，老嫗都解，官至太子少傅，故亦稱白

太傅。歐陽公，東坡居士。歐陽修及蘇軾也，均見樓山堂遺集序注。鳴珂，妓家，秦觀詞：「鳴珂曲裏」，

與酬同，酬答謂以詩相唱和也。

僕之來金陵也，太倉張西銘[○]偶語僕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詞，[○]尤落落[○]有風調。』僕因與相識，閒作小詩贈之。未幾，下第去，[○]不復更與相見。後半歲，乃聞其却執事金，嘗竊歎異，自謂知此伎不盡，而又安從教之？且執事之邀之，在僕去金陵之後，今天下如執事者，不止一人，豈僕居常獨時時標舉執事之姓名，預告此伎，謂異日或邀若，[○]必不得逞乎？[○]此伎而無知也，者以執事三百金之厚賞，中丞之貴，方且奔命恐後，[○]豈猶記憶一落拓[○]書生之言？倘其有知，則以三百金之賞，中丞之貴，曾不能一動之，此其胸中必自有說，而何待乎僕之告之也！

○太倉，今縣名，舊曰東倉，明置太倉州，清爲直隸州，屬江蘇省，民國改爲太倉縣。^{△△△}張西銘指張溥字天如，太倉人，卽創設復社者也。西銘爲宋張載所撰，故朝宗假以稱溥。○金陵妓李香，俠而慧，略知

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許身朝宗，田仰謀奪之，香堅拒，血濺扇面，楊文驄因血點畫成桃花一枝，清孔尚任爲作桃花扇傳奇，參閱後李姬傳。○明湯顯祖，字義仍，號若士，精研詞曲，著紫釵還魂南柯邯

○ 鄆四記，世稱臨川四夢，名重一時，湯著有玉茗堂集，故又稱玉茗堂四傳奇。○ 落落志行大方也。

○ 下第考試不中式而落選也。○ 若汝也。○ 違古往字。○ 言聞命即赴也。○ 落拓猶言不得志也。

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本末，反覆來示，益復汗下，僕雖書生，常恐一有蹉跌，將爲此伎所笑，而又能以生平讀數卷書賦數首詩之伎倆，○ 遂頤指而使之耶？○ 惟執事垂察不宣。

○ 蹉跌失墜也。言常恐有過行。○ 伎倆猶言技能。○ 頤指而使口不言而動頤驅役也。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 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 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 大人削官

歸，僕時方少，^④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⑤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⑥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⑦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⑧汝當持刺，^⑨拜於床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⑩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⑪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

○癸未崇禎十六年。光祿官名，唐以後專爲司膳之官，歷代因之。清末始廢。阮光祿卽阮大鍼，見贈陳

郎序注。大鍼嘗以蜚語中朝宗，朝宗避於宜興，因作此書，大鍼得書怒，日夜謀殺之，及得志，大與黨人

獄，朝宗走依高傑得免。○父行與父同輩行也。○大人朝宗自稱其父也。朝宗父名恂，見贈陳郎

序注。○大鍼少有俊才，初與左光斗善，後附魏忠賢，遂爲清議所斥。○天啓四年，魏忠賢與東林

黨人獄，侯恂削籍，時朝宗方七歲。○彌日猶言終日。○戒途啓程也。○成勇明山東樂安人，字

仁有，天啓進士，崇禎時，擢南京御史。○方孔炤桐城人，字潛夫，號仁植，萬曆進士，崇禎間，以右僉都

御史巡撫湖廣，擊賊李萬慶等於承天，八戰八捷，後督大名軍務，命下京師，陷孔炤南奔，馬阮亂政，遂歸隱。

①書姓名於柬曰刺，今名片曰名刺是也。

②楊嗣昌奪情入閣，言者獲譴，成勇憤，上疏詆之。

削籍，戍事波衛，福王時起爲御史，不赴，披緇爲僧。

③以智字密之，號鹿起，崇禎進士官檢討，入清爲

僧，名弘智，人稱樂地和尙。

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①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
賞酒。②奏伎，招遊舫，攜山屐，③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
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
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④庶稍湔乎。』僕歛容謝之曰：『光祿身
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
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
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
矣！

○王將軍失考，蓋係阮門之走狗。

○黃音世（尸），去聲，黃酒猶言除酒。

○履音劇（41），行

泥路所著之鞋，今呼木履。

○道，去聲，言也。陳定生，吳次尾，均見樓山堂遺集序注。

○瀨子仙切，音

煎（尸一弓），洗滌也。

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

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

○楊文驄，明貴陽人，字龍友，崇禎時官江寧知縣，御史詹兆恆劾其貪污，奪官候訊，事未竟，福王立於

南京，起兵部主事，屢員外郎，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京口，與清兵隔江相持，兵敗，走處州，唐王立，提督軍務，清兵至，被執死。自漢末以來，稱尚書令及郎中令為令君。

○左將軍名良玉，字岷山，崇禎十

六年，鎮荆襄，至是稱軍饑，欲趨南京就食，移兵九江，朝廷知其有反意，大爲震恐，事詳後寧南侯傳。

③ 颺^{△△}同揚。

④ 左良玉爲侯恂所拔擢，故大鍼謂朝宗與有舊也。

⑤ 熊尚書名明遇，時官兵部尚書，

左兵抵江州，旦夕至，明遇請朝宗往說之，朝宗乃代其父恂作書致良玉，良玉得書而止。⑥ 阮大

鍼既得志，專圖報復，大興黨人獄。或曰：「今海宇崩離，瞻烏未定，公何苦乃爾？」大鍼曰：「吾日暮途

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明熹宗時，奄人魏宗賢專政，乾兒義孫，播滿朝廷，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阮

大鍼亦爲忠賢乾兒，故朝宗云然。⑦ 文織^{△△}，舞文弄法以羅織人罪也。

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① 乃至嫁禍② 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③ 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④ 一至於此！

① 蹉跎^{△△}，失時也。

② 嫁禍^{△△}，移禍於他人也。

③ 暴^{△△}，音僕（父父）；暴白^{△△}，猶言顯白。

④ 策畫不適事宜

曰左計。

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士，以酌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棹棹，在野之稱。長伏草莽，猶言不入仕途也。稚效切（出么）舟旁撥水之具，所以進船者也。○伎伎音真（出）嫉妬也。○草莽草莽猶言草

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頃待罪師中，每接音徽，嘉壯志，又未嘗不歎以將軍之材武，所向無前，而掎角無人，卒致一篲遺恨。今凶焰復張，墮壞名城，不下十數，飛揚跋扈，益非昔比。雖然，天厚其毒，於斯極矣，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一時闔外士銳馬

騰，⑤有如將軍者乎！忠義威略，有如將軍者乎！久於行陣，熟悉情狀，有如將軍者乎！然則今日所稱爲熊羆不二心者，⑥舍將軍其誰？老夫曩者倉卒拜命，⑦固以主憂臣辱，金革之義，不敢控辭，⑧亦緣與將軍知契素深，相須如左右手，倘得憑先聲，⑨殲渠俘馘，⑩實千載一時。不謂六年患難，⑪病疢⑫已篤，更遭家變，⑬痛毀之過，⑭遂致癯廢。⑮爰以采薪之憂，⑯未畢盡瘁，⑰顧念高厚，未繇報塞，⑱惟願將軍賈其餘勇，滅此朝食，⑲是則十五年舊部，⑳所以不忘老夫，而老夫藉手以答萬一，㉑猶之其身耳矣。勉旃勉旃！

①司徒官名，清時稱戶部尚書爲大司徒。侯恂嘗官戶部尚書，故稱司徒公。寧南侯左良玉也，參閱後

寧南侯傳。癸未，朝宗居金陵，良玉兵抵江州，熊明遇請朝宗往說之，朝宗力陳不可，而即署中代爲父

書，馳致良玉，參閱前篇註。②崇禎十五年，以侯恂代丁啓睿督師。③音徽，猶德音也。④軍

陳分兩面以待敵者曰犄角。⑤一簣遺恨，謂功敗垂成也。論語：「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簣，土籠也。

言築九仞之山，而缺一簣之土，致不能成。⑥墮音毀（尸又），俗作墮，毀壞也。⑦閩外謂閩門

以外士士卒銳精也。騰奔躡士銳馬騰言兵精馬多。⑧熊羆皆猛獸名，以喻武士。書：「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⑨拜命猶言受命。倉卒拜命，即指朝廷命恂督師事。⑩控辭猶告辭。⑪先聲聲威之在先者。

⑫殲音尖（尸一弓），盡殺之也。渠魁，寇盜之首領。俘音孚（匚义），獲也。馘音國（《义之），殺敵斷其左耳以歸獻也。

⑬恂於崇禎九年下獄，至十四年出獄，故曰六年患難也。⑭疾音趁（彳一弓），病也。

⑮恂出獄後，其父執蒲卒，故曰遭遇家變也。⑯毀哀也。謂居喪時毀形滅性也。

⑰應音陸（竹义一），罷病也。⑱孟子：「有采薪之憂。」言疾不能采薪，後人遂稱患疾為采薪之憂。

⑲盡瘁殫竭心力也。詩：「或盡瘁事國。」⑳繇與由同。塞補也。報塞猶補報言無從報國恩。

㉑賈音古（《义），賣也。左傳：「欲勇者買余餘勇。」言已勇有餘欲賣之，今謂人之作事到底不衰者曰賈餘勇。滅此朝食，俟滅此而後進朝食，亦見左傳。

㉒崇禎三年，恂為兵部侍郎，視師昌平，拔良玉於卒伍，使將兵援大澆河，故稱之為十五年舊部。

㉓言答報國恩於萬一也。⑳旂語延切（出弓），語詞勉旃猶勉之也。

鄉土喪亂，已無寧宇，闔門百口，將寄白下。㉔喘息未蘇，風鶴頻警，㉕相傳謂

將軍駐節江州，且揚帆而前，老夫以爲必不然，卽陪京卿大夫，亦共信之；而無如市井倉皇，訛以滋訛，幾於三人成虎。夫江州三楚要害，麾下汛防之衝也，鄖襄不戒，賊勢鷓張，時有未利，或需左次，以驕之；儲威夙飽，殫圖收復，在將軍必有確畫，過此一步，便非分壤，冒嫌涉疑，義何居焉？若云部曲就糧，非出本願，則尤不可，朝廷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節制經緯，危不異於安也，荆土千里，自可具食，豈謂小饑動至同諸軍士倉皇耶？甚則無識之人，料麾下自率前驅，伴送室帑，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生平審處，豈後嫖姚？或者以垂白在堂，此自綱紀，奉移內郡，何必雙旌聿來相宅？況陪京高皇帝弓劍所藏，禁地肅清，將軍疆場師武，未取進止，詎宜展覲！語云：『流言止于智者。』若將軍今日之事，其爲流言，又不待智者而決之矣。

○白[△]下地名，故城在江蘇江寧縣北，唐武德時，改金陵爲白下，徒治其處，故今亦以稱江寧。○風鶴

風聲鶴唳也，苻堅爲晉謝玄所敗，士卒奔潰，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江州[△]今江西九

江。④陪京猶言陪都，國都外別設之都也。周以洛邑爲東都，卽陪都所自始。明代開國，定都於金陵，

至成祖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卽以金陵爲陪都。⑤三人成虎，喻讒言者多，能以僞亂真也。戰國策：

「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之則成虎。」⑥三楚，西楚東楚南楚也。史記：「自淮北沛陳汝南

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⑦麾下猶

言部下，指良玉。汎，音信（ム一フ）汎防駐防之地。⑧鄖鄖陽，今湖北鄖縣。襄陽，今湖北襄陽縣。

⑨鴟張言如鴟之張其翼。⑩易：「師左次無咎。」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⑪儲威猶言

積威。⑫殫，音單（フマ）盡也。⑬分壤猶言分位，言因其地位而各依本分爲限制也。⑭部曲

行伍也。左師之來，聲言飢而就食，見前篇註。⑮凡物之有秩序而整齊者曰經緯。⑯荆土謂今湖

北，時良玉兵屯其地。⑰帑，與孳通，室帑謂妻子也。⑱漢霍去病曾爲嫖姚校尉，伐匈奴有功，拜驃

騎將軍，封冠軍侯，武帝嘗爲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⑲垂白謂老親也。⑳綱紀猶

紀綱，僕人也。㉑雙旌見八陣圖序旌節注。聿來相宅，語出詩，聿，語辭，相宅，猶言擇宅。㉒高皇帝明

太祖，弓劍所藏謂陵寢之地也。㉓場，音亦（一）疆場邊境也。師武猶兵武。㉔人臣朝見天子曰

覲謂良玉將兵守疆場，以備不虞，未得朝廷許可，何得遽入朝禁。④語見荀子，言惟智者不信流言。

惟是老夫與將軍，義則故人，情實一家，每聞將軍奏凱獻捷，報效朝廷，則喜動顏色，傾耳而聽，引席而前，①惟恐其言之盡也，或功高而不見諒，道路之口，發爲無稽，則輒掩耳而走，避席而去，蹙乎其不願聞也，頃者浪語，②最堪駭異，雖知其妄，必以相告。將軍十年建豎，中外倚賴，所當矜重，以副人望，郭汾陽功蓋天下，③勢極一時，而國體所關，呼之未嘗不來，遣之未嘗不去，④當其去來，若不自知其大將也，同時臨淮亦與齊名，⑤其後勢位之際，稍不能忘，偃蹇蹉跎，乃至偏較不復稟承，⑥此無他，功名愈盛，責備益深，善處形迹，昭白宜早，⑦惟三思留意焉，不盡。

①古者席地而坐，引席而前，不覺移坐以聽其言也。

②浪語，猶浮言也。

③唐郭子儀，華州人，平安

史之亂，功第一，封汾陽王，世稱郭汾陽。

④汾陽位極人臣，然恪守臣節，朝廷有命，無不遵從。

⑤唐

李光弼，柳城人，肅宗朝拜節度使，與郭子儀齊名，代宗朝封臨淮郡王。

⑥偃蹇，天橋貌，沿用爲傲慢。

之意。偏較猶偏將。光弼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遂不復稟承其命令。④言宜早自表白。

與任王谷論文書①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②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③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④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⑤最擅其勝，皆連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秦華三峯，⑥直與天接，層嵐危磴，⑦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⑧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⑨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⑩往往可自成一都會，⑪卽颶風⑫忽起，波濤萬狀，東汨西注，⑬未知所底，⑭苟能操柁覘星，⑮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嵯峨於中流也。⑯六朝選體之文，⑰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

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銜枚而前，^④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⑤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

○任王谷名源祥，自號善卷子，學者稱息齋先生，有鳴鶴堂集，既沒，詩文貧不能梓，妻黃氏蠶績刺繡，積十餘年，爲刻詩十卷。○潮沈迷不反也。伎，同妓；聲伎謂女樂也。朝宗少時，讀書常逸出，選妓徵歌。

○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經樂經久亡，今所存者，祇五經耳。○老韓謂老子韓非子；老子爲老聃

所撰，分上下編，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聃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故亦稱老聃，周守藏室之史也，韓非子爲戰國時韓非所著，非爲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等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今所傳韓非子二十卷是也。左傳周左丘明撰，丘明爲魯之太史，所述事跡

皆徵國史，故說春秋者，必以是爲根據。戰國策漢劉向集合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編成之國語左丘明撰，分國記事，爲史之一體，今本二十一卷。○史記，漢司馬遷撰；遷字子長，生於龍門，嘗南遊

江淮北涉汝泗，父談爲太史公，遷繼父業，其記敘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以良史材稱。漢漢書，後漢班固撰，未竟而卒，和帝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八家唐宋八大家，明茅坤所定，以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之文當之。⑥泰華，即太華山，在陝西華陰縣西。山有三峯，南曰松檜峯，東曰明皇玉女峯，西曰蓮華峯，故稱太華三峯。⑦嵐，盧含切（ㄌㄢˊ），山氣也。磴，音堯（ㄎㄨㄛˊ），巖磴也。層嵐危磴，謂山氣層疊，巖磴危峻也。⑧失足顛仆曰蹶。足指曰趾。⑨李夢陽見陳其年詩序註。夢陽倡言復古，文必秦漢，幾於句擬字摹，其文故作齷牙，以艱深文其淺易，故朝宗云然。⑩嶼，島俱水中山名，大曰島，小曰嶼。⑪人民及貨物聚會之所曰都會。⑫颶風，海中大風也。⑬汨，音骨（ㄍㄨˋ），湧波也。注，水流射也。⑭底，至也。⑮柁，正船之木。海行者，每恃星之方向，以爲進行之標準。⑯韓歐，即韓愈歐陽修。嵯峨，山高貌。⑰六朝見樓山堂遺集序注。自東晉以來，文詞以俳優聲調爲尙，世稱其文爲選體文。⑱牙隊，建兒猶言牙兵。古行軍，或令軍士銜枚，枚狀如箸，橫銜口中，組繫著於枚之兩頭，結之項後，故軍行不能偶語，所以禁喧囂也。⑲筏，音伐（ㄈㄚˊ），編竹渡水者。問津，問濟渡處也。

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①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觀縷。^②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③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④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⑤霜隼搏空，^⑥瞥然^⑦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化，轉更夭矯。^⑧足下以爲何如？

① 杜周漢南陽杜衍人。爲張湯廷尉史，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其治大抵倣湯，而善伺帝意，爲中丞十餘歲，終御史大夫。張湯漢杜人，爲長安吏，武帝時，拜大中大夫，治獄務深文刻酷，後拜御史大夫，爲朱買臣等所陷害。② 張湯杜周，皆以酷烈爲聲，然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周初

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貲累數巨萬，故王任谷引以論天報二人之不公。觀音騾（カ又己）觀之俗字，觀縷委曲詳言之也。③ 鑿鑿確實之義。娓娓音尾（万\）

娓娓連續不倦貌。④ 馭與御同。⑤ 虹，太陽光線與水氣相映，見於天空之彩暈也，說文：「婦竦狀

如虫。『蟬、螻、虹之別名也。』筆談：『虹常下澗飲，兩頭皆垂澗中。』
④準，音九切，音筍（ム）フ，爲

鳥名。易林：『秋隼冬翔，數被嚴霜。』搏，音團（ム）マ；搏空謂疾飛於空中也。
⑤警，音撇（ム）

世；警然猶倏忽也。
⑥夭，矯飛騰貌。

僕十五歲時，學爲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爲孝廉，
○有盛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
又得同學吳君伯裔，
○日來逼索，盡日且酌和數首，
○以此得不廢，
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
塞詆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熳，柔脆飄揚，
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作肅，
共相磋磨，
④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於論，徐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慘澹經營，
⑤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也。

①金沙江蘇金壇縣蔣鳴玉字楚珍，號中完，崇禎進士，金壇人，著有舌存及圭約。黃門見陳其年詩序

注。明清稱舉人爲孝廉。○吳伯裔後有傳。○酌，同酬；酌和謂以文字相酬答也。○賈開宗見八

陣圖序注。徐作肅字恭士，幼受學於兄作霖，有文名，能詩工畫，有偶更堂集。⑤慘澹經營猶言極意

製作也。

與吳駿公書①

十月朔日，域再拜致書駿公學士閣下：②域凡鷲不材，年垂四十，無所表見，然辱學士交遊之末者，自甲戌以來，③今且二十年矣。是時學士方少年，爲天子貴近臣，④文章德器，傾動天下，議者謂旦夕入相，屈指曾幾何時，而學士乃披裘杖藜，棲遲海濱，⑤歌彼黍之油油，⑥人生遭際，信可悲也！

①吳駿公名偉業，號梅村，駿公其字也，太倉人，明崇禎四年進士，嘗爲東宮侍讀，明亡，退居鄉里，朝宗遺書與論出處，勸其必全臣節，勿仕新朝，後爲當事者所迫，出爲祕書侍講，遷國子祭酒，凡一載，丁母喪，南還，塾居不出，著述以消日，清康熙十年卒，年六十三，有梅村集。②學士官名，魏晉六朝，凡國家

有典禮及編纂撰述所徵文學之士，皆稱學士，唐始置學士院，其後有承旨侍讀侍講直學士待制等品秩之分。駿公於明時曾爲東宮侍讀，故稱學士。③甲戌，明崇禎七年。④貴近臣，謂居貴要之位，

近於天子者也。⑤漢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變姓名，披羊裘釣澤中。史記留

侯世家注：「黃石公鬚眉皆白，杖丹藜，履赤鳥。」棲遲遊息也。二語喻隱居不仕。⑥箕子朝周，過故

殷墟，見禾黍生焉，作麥秀之歌。此引以傷明之亡。

然學士身隱而道彌彰，域之羨學士之披裘杖藜也，過於坐玉堂秉鈞軸遠甚。①近者見江南重臣，推轂學士，首以姓名登之啓事，②此自童蒙求我，必非本願，③學士必素審，無俟鄙言；然而學士之出處將自此分，天下後世之觀望學士者亦自此分矣。竊以爲達權④救民，有志匡濟⑤之士，或不須盡守硜硜，⑥獨學士之自處，不可出者有二，而當世之不必學士之出者有二，試言之，而學士垂聽之！

①玉堂本指普通官署，宋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自此玉堂之稱，遂專屬翰林。鈞以衡物，軸以轉車，秉鈞軸言秉要政。②國家所倚重之臣，謂之重臣。推轂見八陣圖序注。晉山濤爲吏部尚書，凡

用人行政，皆先密啓，然後公奏，舉無失才，時稱山公啓事。清順治中，搜訪天下文章舊德，陳之遊等，皆

力薦吳，故朝宗云然。

⑤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言非出吳本意。

⑥達權謂通達權宜也。

⑦匡濟謂匡世濟民也。

⑧經音經（ㄉㄨㄥˋ）經經小節也。

學士以弱冠未娶之年，蒙昔日天子殊遇，舉科名第一人，○其不可者一也；後不數歲而仕至宮詹學士，○身列大臣，其不可者二也；清修重德，不肯隨時俯仰，爲海內賢士大夫領袖，人生富貴榮華，不過舉第一人官學士足矣，學士少年皆已爲之，今卽再出，能過之乎？奈何以轉眼浮雲，喪我故吾！○其不可者三也。昔狄梁公仕周，⑨耶律楚材仕元，⑩其一時君相，皆推心腹而聽信之，然後堅忍委蛇，⑪僅能建豎，兩人心迹，亦良苦矣，今不識當路⑫之待學士，果遂如兩人否？其不必者一也；卽使果如兩人矣，而一時附風雲，輔日月，何患無人，學士前代之遺老也，譬有東隣之寡，見西家財業浩大，孤弱顛連，自負能爲之綜理，願入其室而一試焉，其後子仰母慈，奴婢秉主威，果如所操信，則西家之健婦也，願其若東隣何！其不必者二也。凡此三不可，二不必，亦甚平常，了然易見，然時一念之，逢葫梅

福不過如此。①不然則怨猿鶴而負松桂，北山咫尺耳。②學士天下之哲人也，豈不爭此一閒耶？③十年以還，海內典刑，④淪沒殆盡，萬代瞻仰，僅有學士，而昔時交遊，能稍稍開口者，亦惟域尚在，故再四踟躕。⑤卒不敢以不言。萬一有持達節之說，陳於左右者，⑥願學士審其出處之義，各有不同，堅塞兩耳，幸甚！

①禮：「二十日弱冠。」後沿爲少年之稱。昔日天子謂明思宗也。吳於崇禎四年，會試第一人，時年二十三歲。②崇禎十三年，吳遷中允諭德，中允諭德，官名，屬詹事府，爲東宮之官，故稱爲宮詹學士。

③故吾謂舊日之我也。

④狄梁公，唐狄仁傑也，字懷英，太原人，武后稱帝，改國號曰周，仁傑以鸞臺

侍郎同平章事，居位以舉賢爲意，特被恩遇，睿宗時，追封梁國公。⑤耶律楚材，字晉卿，博極羣書，旁

通天文術數之說，元太祖處之左右，每征伐必命之卜，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

悉委之。」太宗時，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卒諡文正，有滿然居士集。⑥蛇首移（一）委蛇

順從之貌。⑦當路，居要路而用事，謂執政柄者也。⑧逢萌，後漢北海人，字子慶，家貧，爲亭長，既而

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卽掛冠東都城門，攜家浮海，客

遼東，光武卽位，累徵不起。梅福，漢壽春人，字子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元始中，王莽專政，福棄妻子，去之九江，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

⑨南齊周顒，初

隱鍾山，後應詔出仕，孔稚圭作北山移文譏之，有「誘我松桂，欺我雲壑，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之句，蓋譏其出山也。北山卽鍾山。

⑩一間猶一隊也。

⑪典刑遺範也。

⑫脚鬪猶豫貌。

⑬達節謂通達權變，不徑徑於守節也。

域經患難後，乃知昔日論著，都無所解，今頗學爲古文，并近日詩歌，澄江○返棹後，當圖尊酒○一細論之。

○俗呼江蘇江陰縣爲澄江。○尊同樽。

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

臣謹昧死上奏，寇患積十五年而始大，○非可一朝圖也；由秦入豫，○一敗汪喬年，再敗傅宗龍，○而天下之強兵勁馬，皆爲賊有矣。賊騎數萬爲一隊，飄忽

若風雨過無堅城，因資於我。④官軍但尾其後，問所向而已，卒⑤或及之，馬墮⑥士餓，甚且以賜劍之靈，⑦不能使閉城之縣令，出門一見，運一束芻，饋一斛米，此其所以往往挫衄也。⑧

①崇禎元年，流賊大起，分掠鄜州延安，朝宗代司徒公草流賊形勢奏，在崇禎十五年，是歲，汴圍急，起

司徒公河南平賊總督，統左良玉七鎮兵救汴——參閱寧南侯傳——故文曰寇患積十五年而始

大也。②秦陝西，豫河南也。③汪喬年字歲星，遂安人，天啓進士，崇禎十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陝西，時李自成已破河南，圍開封，傅宗龍敗沒，詔擢喬年總督三邊軍務，十五年二月，簡精騎萬人，入

次襄城，李自成還救襄城，喬年被圍，城陷，爲賊所執，磔殺之。傅宗龍字仲綸，昆明人，萬曆進士，崇禎十

四年，代丁啓睿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以川陝兵二萬出關，次新蔡，九月，李自成陷新蔡，宗龍敗沒於項

城。按傅宗龍之敗，在汪喬年前，文雖如此說，須明當時事實也。④因資於我，言憑我爲資助。⑤卒

讀如猝。⑥墮與積通，病也。⑦朝廷以尙方劍賜撫臣，得便宜從事。⑧衄俗鈕字，鈕，音忸（尸一

又）兵敗也。

今賊氛告迫，全豫已陷其七八，藩王待救，望若雲霓。然自他日言之，中原爲天下腹心，自今日言之，乃糜破之區耳。自藩王言之，維城固重，自天下安危大計言之，則維城當不急於社稷。臣爲諸道統帥，身任平賊，豈可言舍汴不援，但臣所統七鎮，合之不過數萬人，而四鎮尙未到也。馮河而前，無論輕身非長子之義，亦使羣賊望之，測其虛實，玩易朝廷矣。

①封建諸侯，以屏王室，謂之藩王。明制，皇子封親王，鎮守各地。時在河南者爲福王常洵，弘光帝之父也。②言若大旱之望雲霓。

③河南及山東西部，河北山西之南部，陝西東部，皆古所謂中原之地。④維城猶言藩國也。詩「宗子維城」以城喻宗子，言其爲國家藩籬也。⑤言藩國不急於王都。

⑥汴卽河南，以開封一名汴梁也。⑦馮，與憑同；無舟而渡曰馮河。論語：「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

不與也。」⑧易師卦：「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言帥師者必須長子，任用弟子必凶也。

賊中情形，臣已具悉，大約饑則聚掠，飽則棄餘，已因之糧，不知積蓄，地生之利，未閑。屯種，且多久逋。思歸，中宵雨泣。以衆積強，難驟擄。其鋒，然其

強易散，可持久而定也。賊中聯營各部，如曹操一支，窺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陰相猜貳，而袁時中有步卒二三十萬，則已去而顯與爲敵矣。惟是彼之情實，難以猝與我通，而當事秉鉞者，避款賊之嫌，又皆畏首畏尾，不肯一擔當利害，爲國遠圖，以致機會之來，覲面坐失，此卽朝更一撫，夕易一督，而省臺言兵事之臣，章疏日數十上，豈能鎔銖有濟哉！誠能省朝中議論，行闔外軍法，不顧責備，不徇人情，厚集兵力，養威蓄重，伺隙設閒，潰其腹心，賊必變自內生，惟在任事之人，肯捐去形迹，一捨其身與否，而陛下聽之斷與不斷，任之力與不力耳。故爲今計，苟有確見，莫若以河南委之，令保定撫臣楊進，山東撫臣王永吉，北護河，鳳陽撫臣馬士英，淮徐撫臣史可法，南遏賊衝，而以秦陝督臣孫傳庭，塞潼關，臣率左良玉，固荆襄，凡此所以斷其奔佚之路也。臣鄉自賊中來者，皆言百萬，今且以人五十萬，馬十萬計，人食日一升合，馬食日三升合，則是所至之處，日得八千鍾粟也。中原赤地千里，望絕人煙，自茲以往，安所致此哉！

①積膏猶言積聚也。②閑習也。③通逃亡在外也。④言中夜泣下如雨也。⑤櫻觸也。⑥羅

汝才混名曹操陝西人從張獻忠爲盜就撫於總督洪承疇未幾復叛寇擾山西陝西河南湖廣四川

旋歸李自成號善戰自成倚若左右手自成既克中州忌汝才出不意斬之兼其衆李自成米脂人崇

禎初從其舅馬賊高迎祥爲裨將迎祥死賊衆推爲闖王其勢遂盛崇禎末年稱王於西安潛號大順

率衆東趨所至皆破遂陷京師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自成西走清兵追之竄於九宮山爲村民所困自

縊死。⑦哀時中流寇之一崇禎十四年率衆二十萬歸李自成號小袁營後爲李擊殺於河南杞縣

⑧秉鉞握兵權者。⑨款賊言與賊通款曲也。⑩尙書中書之官署設在禁中漢元后父名禁因

諱禁爲省沿用既久遂以省爲官署之名省臺猶言臺官也。⑪鑄銖古衡名十黍爲累十累爲銖六

銖爲鎰喻輕微也言絲毫無用。⑫委之委敵也。⑬保定府名今河北清苑縣其舊治也楊進山西

蒲州人崇禎十三年九月己亥以進爲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十五年閏十一月辛丑免王永吉明時

南直隸高郵人崇禎十五年四月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十六年五月遷薊遼總督河謂黃河也

⑭鳳陽今縣名明置鳳陽府治此今屬於安徽省馬士英字瑤草萬曆時成進士崇禎十五年六月起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鳳陽等處軍務，參閱後事南侯傳淮徐淮安徐州一帶地。史可法字

憲之，大興籍，祥符人，崇禎進士，十年七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

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福王立，以兵

部尚書大學士督師揚州，清兵至，不屈死，後稱爲史閣部，諡忠靖，清乾隆中，追諡忠正，有史忠正集。

⑤孫傳庭字百雅，振武衛人，萬曆進士，天啓中，由商邱知縣入爲吏部主事，魏忠賢亂政，乞歸，崇禎九

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尋忤楊嗣昌下獄，十五年，起兵部侍郎，總督陝西，明年，督師出關勦賊，師

潰，轉入潼關，賊破關城，陷陣死。潼關關名，卽今陝西潼關縣治。⑥左良玉後有傳，荆襄荊州襄陽也，

明荊州府，今湖北江陵縣，襄陽府，今湖北襄陽縣。⑦合，音鴿（《己》）升合量名，十合爲升。⑧鍾

古量名，六斛四升也。⑨赤地言饑饉凶荒，地上產物一無所有也。

目今兵強，無過良玉，良玉爲臣舊部，每對臣使涕泣，有報效之心，三過臣里，皆向臣老父叩頭，不敢擾及草木，私恩如此，豈肯負國；但從前督輔，駕馭乖方，兼之兵多食寡，調遣爲難。誠使臣得馳赴其軍，宣諭將士，鼓以忠義，用三楚之

糧，養全鎮之兵，臣不就度支關餉，^①陛下亦不必下軍令狀責取戰期，機有可乘，即東出與孫傳庭合，羣賊腹背饑擾，馳突無所，不相屠滅，必自降散。舍此不圖，而欲急已潰之中原，失可扼之險要，蛇豕鸞肆，^②恐其禍有不止於藩王者，此社稷之憂，而非小小成敗之計也。臣謹悚息待命之至！^③

①從前督輔指熊文燦楊嗣昌丁啓睿等，參閱後寧南侯傳，取同御。乖方言不合法也。②三楚見爲

司徒公與寧南侯書注。③度支，官名，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調之，故名。魏置度支尚書，唐

以後，謂之戶部關案也。言不向戶部索糧也。④蛇豕，喻害人之物也。⑤悚息，謂悚懼屏息也。

太常公家傳

王父^①太常公，諱^②執蒲，字以康，先世大梁人，^③後徙宋。^④三歲，母李夫人卒，又三歲，父贈侍郎公卒，^⑤育於伯瑀。少從里學道經土神廟，神夢其鄉父老曰：「侯公貴卿，每過，吾朝夕起立，幸爲遷之！」三夢，父老不悟，神乃告之曰：「貴卿，

侯氏七歲孤兒也。』

○太常官名，掌祀禮樂之事。秦名奉常，漢更名太常，至北齊曰太常寺，有卿少卿各一人，歷代沿之，清

未始廢。侯執蒲官太常卿，故稱太常公。凡私人記載敘述其祖事，以傳示後人者曰家傳。○王父祖

父也，爾雅：「父之考爲王父。」○生日名，死曰諱。○大梁，古地名，今河南開封縣。○宋地名，周

微子所封地，今河南商邱縣。○侍郎官名，隋煬帝於六部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歷代沿之，明制，

每部設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以己官追封先人曰贈。

年二十一，同兄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垣李化龍○謂曰：『吾授

生時，獨未飲鬼漿，○能前知，二子皆列鄉，○然長者聯第，○次者當後十年。』公

果以戊戌登進士科。○

○戊子，萬曆十六年也。孝廉，見與任王谷論文書注。○提學使者官名，宋置提舉學務司，掌一路州

縣學政，歲巡所部，以察師生，而專舉刺之事，明時按察分使有提學道。長垣，縣名，今屬河北。李化龍，字

于田，萬曆進士，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累加柱國少傅，卒諡襄毅。○鬼漿，卽世俗之所謂孟婆湯，

俗謂死者當投生時，須飲孟婆湯，飲則前世事均不復省記。④列卿謂諸卿之列也。⑤聯第猶連

捷也。⑥戊戌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科目名，始於隋，唐宋以來皆因之，明清時舉人會試中式，殿試二

甲以上，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通稱皆曰進士。

李騰芳者，①公之座主也，②公既第，數③以文進，騰芳輒揮不錄，最後私問

其小賢，④「公意屬同門生誰？」⑤「豎言：『獨見官進士應震文則大喜耳。』」⑥

公乃求應震爲文三，騰芳三稱善。既而歎曰：「官生雖善文詞，吾陰相之，其人後

必敗，侯生器識當建大節，何其文之類官生也！吾不復相天下士矣！」

①李騰芳，湘潭人，字子實，萬曆進士，改庶吉士，好學負才名，屢遷左諭德，崇禎初，以禮部尚書協理詹

府事，有李湘州集。②科舉時代得偶之士，以有司爲座主而自稱門生。③數，音朔（尸X己），類

也。④童僕之未冠者曰豎。⑤同門生同在一座師之門者。⑥官應震，黃岡人，萬曆進士，官戶科

給事中，貪恣用事，聲勢煊赫，以久次擢太常少卿，謝病去。

公箴仕寧津令，①清淨簡易，能惠其俗。嘗出過里塾，諸生皆誦習公所爲文，

公笑曰：『吾幸登科第，雅不善此，吾同門生官君文，乃可法也。』寧津生自是誦應震文，而得第者四，前此天荒者。①且百年矣。公既以文推應震，後同領言職，②益親。應震一日私邀公曰：『鄭貴妃方有寵，青宮未可知，③吾與公陰擁戴之，不世功也。』公大怒，叱出之曰：『若向以鄙夫患得失，④文叨省解，⑤名天下，今乃若自道，又欲污我！』自此遂與應震絕。

①初入仕者曰筮仕，津縣名，今屬河北，令縣令也。②唐之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

名，號爲天荒。③言職主諫議之職也。④鄭貴妃，大興人，萬曆初入宮，封貴妃，生皇三子，進皇貴妃，

帝寵之，外廷疑妃有立己子謀，羣臣爭言立儲事，章奏累數千百，帝概不問。神異經謂東方宮門有銀

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因稱太子爲青宮。⑤若汝也。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患得，言患不能得之也。⑥科舉時代稱

中鄉榜者曰發解，省解猶言省試中式也。

公嘗論：『李相廷機清而戾，方相從哲陰而邪，不副平章望。』①不報。又論：

「僧達觀假佛法，搆煽禁掖，詞臣陶望齡首倡拜跪，稱弟子，爲辱官壞風俗；而孫鏞手持書卷坐大司馬堂，屬邊事方棘，非濟變才。」皆侃侃特立，不隨時變易云。先是朱相賡之未罷也，御史陳于廷三劾其姦，詔慰賡而諭諫官勿復得言，衆皆懾伏。公獨力爭曰：「賡實姦，于廷言是！」乃用例出公於楚臬。公與高攀龍善，攀龍後爲都御史，言之冢宰趙南星，卽家起公爲太僕卿。楚人吳亮嗣者，黨于官應震，言公驟遷非例，南星曰：「例所以待衆人，侯公大賢，亦用例耶？」少宰陳于廷颺言：「侯公去國無他，以言朱相賡，于廷乃先言者，侯公旣不當遷，于廷當先罷。」時攀龍南星于廷皆天下重望，更推讓公。公暇時時共攀龍講學，魏廣微嫉之曰：「此崛彊老者，東林之魁渠也。」

○李廷機見贈陳郎序注。反剛愎也。方從哲字中涵，萬曆進士，累拜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獨相七年，無所匡正。書堯典：「平章百姓。」謂百官之氏族分別章明也。大臣職在平章百姓，言二人之資望

不足以爲大臣也。○僧達觀善言佛法，居京師，公卿見者皆膜拜，李太后嘗取達觀所噴水入宮禁

謂之法水，參閱後湯御史傅禁掖宮中旁殿，亦爲天子所居之通稱。詞臣翰林之通稱。陶望齡會稽人，字周望，號石簣，萬曆中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編修，母喪，以毀卒，諡文簡。③孫鑣，餘姚人，字文融，號

月峯，萬曆會試第一，累官兵部尚書，有孫月峯評註今文選，大司馬見贈陳郎序注。④屬適也，棘急

也。⑤侃侃剛直貌。⑥朱廣及被劾，皆見贈陳郎序注。陳于廷後有其墓誌銘。⑦侃音慄（△），

伏，同服，侃伏謂脇於威勢而屈服也。⑧楚地名，見八陣圖序注。臬音齧（广一廿），明稱按察使爲

臬司。⑨高攀龍無錫人，字存之，萬曆進士，熹宗時，官至左都御史，發崔呈秀穢狀，爲魏忠賢所惡，削

籍歸，忠賢復矯旨逮問，自沈於池而死。⑩都御史，見贈陳郎序御史注。⑪冢宰，周官名，爲六卿之

首，後以稱吏部尚書。趙南星高邑人，字彙白，萬曆進士，光宗立，累拜左都御史，進吏部尚書，銳意澄清，

中外忻忻望治，魏忠賢矯旨削籍，戍代州卒。⑫太僕卿掌輿馬及牧畜之事。⑬吳亮嗣楚人，萬曆

時官給事中，與官應震丁詩教趙興邦結爲同黨，人比之四凶。⑭明清稱吏部侍郎爲少宰，殿同揚。

⑮魏廣徵南樂人，萬曆進士，忠賢用事，廣徵以同鄉同姓潛結之，遂召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以札通忠賢，簽其函曰內閣家報，人稱外魏公。⑯輻彊同偏強，不受屈抑也。萬曆間，顧憲成高攀龍

修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顧先主講席，高繼之，聲氣甚盛，及魏忠賢亂政，東林派力與撐拄，惟同類之中，奸賢雜糅，小人伺隙中之，一時黨禍大興，誅斥殆盡，思宗立，忠賢伏誅，東林復盛而忠賢餘孽未盡，水火交爭，直至明亡而後已。魁渠猶言首領。

未幾，遷太常卿。會當祭祀，中人魏忠賢欲代行禮，公知之，乃先期上言曰：「天壇寅清之所，皇帝所對越以事上帝者也。今輒有宮奴闖豎，連行結隊，走馬射彈，狂遊嬉戲，不容禁止，臣職典禮，不敢不言。竊謂刑餘不宜近至尊，而况天神饗祀之地乎！宜下所司論治。」忠賢見之，大怒，公遂致政歸。

○中人宦者。魏忠賢見贈陳郎序注。

○天壇亦曰圓丘，明嘉靖九年建，在舊北京正陽門外，爲皇帝

祀天之所。寅敬也。

○詩清廟：一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一對配也，越於也。上帝，天帝也。

○闖人必

受宮刑，故曰刑餘。

○所司所應主管之官吏。決罪曰論治懲處也。

○致政猶言致仕，謂不與聞政

事也。

公至孝，事伯如父。贈侍郎公與李夫人歿後之五十一年，而公爲太常卿，子

司徒公爲御史，司成公爲庶子。公會其族人於家廟。曰：「吾父之生也，苦無襁，歿無葬地，豈見有今日乎！」乃聚其所得誥命，哭而焚之。家本戍籍，司徒公佐司馬，將去之，公貽書曰：「人盡以爲苦，如國家何？若吾獨以爲辱，如吾祖宗何？」卒不易其籍焉。

○司成官名，周官司徒之屬，掌以美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者也。庶子官名，周官謂之諸子，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六朝以後爲太子官屬，歷代相沿，清末始廢。司成公名恪，爲執蒲次子，官庶子，典起居注，故稱司成公，詳後傳。

○家廟卽家祠也。

○誥命官吏受封之詞，明制一品

至五品官授誥命。

○有罪者往軍台戍守，使效力贖罪，謂之遣戍，凡民之著於籍者，平民曰民籍，戍

犯之子孫曰戍籍。

○輔貳之者曰佐司馬，兵部尙書也，恂嘗官兵部侍郎，爲兵部尙書之貳，故曰佐

司馬。

五子：長司徒公，次司成公，次怵，有文學，次恕，次慮。

司成公家傳

叔父司成公諱格，字若木。年二十四，登第，不肯仕，更讀書爲詩賦。三歲而方相國從哲賢之，以爲翰林院庶吉士。然立朝論議，終不肯苟同方相國。

○考試得取曰登第，謂能列於等第中也。此言登進士第。○明設翰林院掌私書著作之職，庶吉士

官名，永樂中，專隸於翰林院，以進士文學優等及善書者爲之。

公性寬厚長者，嗜飲酒，不事生產。常家居，其門下生董嗣諶爲郡太守。○宋玫林一柱之徒，○各宰其旁邑，迭請問，願有以爲公壽，公固閉閣，不與通，日召其故人飲酒，故人稍稍有言及者，益拒卻之，更飲以酒，數歲以爲常，以故歷從官通顯矣，而析產不輒豐。

○董嗣諶未詳郡太守本郡太守，卽知府也。○宋玫字文玉，萊陽人，天啓進士，累官兵部侍郎，清兵

攻登州，攻與邑人趙士驥等悉心守城，城破，死之。林一柱未詳。

公爲詩推杜甫，而洛陽人王鐸者，○後公舉進士，能爲詩，旣第，家貧甚，公更

推薦之鐸以此得入館後卒以詩名當世自唐杜甫沒大雅不作至明乃復振雖李夢陽何景明倡之得鐸益顯公之力也。

○洛陽縣名屬今河南王鐸清孟津人字覺斯明天啓進士累擢禮部尚書福王時爲東閣大學士順治間降清官至禮部尚書博學好古工詩文善畫山水蘭竹梅石兼善書有儼山園帖諸體悉備。○

李夢陽何景明均見陳其年詩序注。

天啓閒○公爲編修○而宦者魏忠賢竊政日殺僇士大夫不附己者公心重楊漣而與繆昌期友漣指忠賢二十四罪條上之天子不能用反爲忠賢所害昌期亦坐死○尋有言忠賢二十四罪章者故昌期傳趣○公代具藁忠賢大怒坐曲室中○深念欲殺公而其假子金吾將軍田爾耕○顧素知公進曰『是人頗以詩賦謬名公卿閒而能書米芾書○翁必無意曲赦之耶？』忠賢仰視罔慰○日影移晷○不語良久乃顧謂爾耕：『兒試爲我招之！』爾耕退詣公話故舊因佯言○『我之遊魏翁者欲爲士大夫地也非得己者。』公大悅呼酒與飲輒

慷慨指當世事，爾耕默不得語。居數日，又詣公，則益爲款言。⑤伺公嬉笑飲酒酣，乃促膝附公耳言：『公且以楊繆故重得罪，我爲公畫計，某月日乃吾魏翁誕辰，公自爲詩書之。』言未得竟，公大怒，推案起，酒羹覆爾耕衣上淋漓。⑥爾耕低頭慙慙，⑦已而乃大發怒去。適南樂魏廣微者，⑧亦忠賢之假子也，以大學士掌貢舉，⑨而公爲其下校官，⑩廣微心嗛公，⑪公所薦取士鄭友玄，⑫宋玫，輒有意摧抑之，以語挾公，⑬公力與爭曰：『人生貴識大義，恪豈戀旦夕一官，負天下賢才哉！』語侵廣微，而忠賢里人子御史智鋌廉知之，⑭乃力劾公，罷官。忠賢積前恨，更矯傳上旨，奪所賜誥，而令公養馬。⑮公卽日脫朝冠，自杖策出長安南門，⑯而其門下生二十三人者，追止於盧溝橋，⑰共置酒觴公。⑱公飲酣，遍顧二十三人者曰：『吾歸矣，幸無覩顏，⑲以羞諸生。諸生第識之。』異日有言諸生爲好人者，乃吾弟子也，誠不願諸生爲好官！二十三人者皆泣下。而宋玫終工部侍郎，仗節死，友玄以御史直諫謫，當世名公爲知人。

①天啓明熹宗年號。②編修官名，明時屬翰林院，與修撰檢討同謂之史官，掌修國史。③楊漣字文孺，別字大洪，明應山人，磊落負奇節，第萬曆進士，除常熟知縣，屢遷兵科右給事中，熹宗卽位，起爲左都副御史，魏忠賢竊柄，氣餒張甚，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恨之。羅織殺漣，崇禎初，諡忠烈。④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萬曆進士，授檢討，天啓初，遷左贊善，進論德，楊漣劾魏忠賢，有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恨之，昌期乞假歸，尋被害，福王時，追諡文貞，有從野堂集。一一疏舉之曰條。⑤趣音促（ㄅㄨㄣˋ）催促也。⑥曲室密室也。⑦假子養子也。金吾將軍卽執金吾官田爾耕任邱人，以祖蔭積官至左都督，天啓中，忠賢斥逐東林諸人，數興大獄，爾耕廣布偵卒，羅織平人，入獄者率不得出，忠賢敗，言者交劾，伏誅。⑧蒂音沸（ㄉㄧˋ）；米蒂字元章，號海嶽外史，宋襄陽人，故又稱米襄陽，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自名一家。⑨罽音浮思（ㄐㄩˋ）帷幕之屬。⑩晷音軌（ㄍㄨㄟˋ），日影也。⑪佯言猶僞言。⑫款言款曲之言。⑬淋漓沾濡貌。⑭慚慙見答田中丞書注。⑮南樂縣名，今屬河北。魏廣微見太常公家傳注。⑯大學十官名，明宣宗後，始爲尊官，掌貢舉言司貢舉之事也。⑰校官主校試之事者。⑱嚙同銜，恨也。⑲鄭友玄未詳。⑳挾要挾也。㉑智鋌爲忠賢逆也。

黨元氏人舉鄉試，受業趙南星門，授知縣，由魏廣微通忠賢，得擢御史，遂疏詆南星爲元惡，先後劾罷禮部侍郎徐光啓等，欲得忠賢歡，搏擊彌銳，忠賢大喜，加太僕少卿，崇禎時，入逆案，論徒。廉察也。

誥卽誥命養馬馬監也。

凡天子所都稱長安，此指明都燕京也。

盧溝橋爲燕京八景之一，在

廣安門外西南，跨盧溝河上，故名。

觴酒卮總名，此處作動詞用。

覲，音天（去一弓）上聲，覲

顏猶言慚顏也。

第但也，識同誌，記也。

公既歸，則益召其生平故人者與痛飲，不事事。而里人鄧生者，妄人也，搆小覺詬公，謂：『若乃養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公門下奴客忿，欲歐鄧生，公大笑，悉召之與飲，皆醉，鄧生乃免。當是時，忠賢實欲殺公不已，會誅死，而公復起爲庶子，鄧生大懼，更詣公，汗浹背，前匍匐謝。公又大笑，掖起之。徐飲以酒，一無所問，鄧生亦醉。

○覺瑕隙也，詬罵也。

○弟子員科舉時代入學者之稱。

○庶子見太常公家傳注。

○掖，音接（

下一世）露也。

○匍匐伏行也。

○掖扶也。

公爲人利易有容，不修苛節，見人無貴賤皆與飲酒，然遇有所不韙者，○輒義形於色，屹不可奪。○以庶子遷爲南雍祭酒，○太學諸生聞之曰：「是故與南樂相爭，鄭友玄宋政者耶？」願入成均近萬人，○明興三百年未之有也。滿歲，以病請歸。公生平善爲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慮天下事，有不當意，則又感憤，日夜縱飲，久之積病，竟以卒，年四十三，天下皆以公有宰相器，深痛惜之。

○韙，音偉（×），是也。

○屹，魚乞切（く），不動貌。

○明南京國子監，亦稱南雍，言其爲南

京之辟雍也。祭酒官名，古時功高者多爲之，其最著者爲國子監祭酒，其官至清末始廢。

○成均，漢

五大學之一，此言願入大學者近萬人。

當崇禎二年，公之爲庶子也，職記注，○有浙人溫體仁者，○揣天子意，自爲書，訟言羣臣朋黨，得召對，○對時，體仁鈎挑詬誶，○數睨望顏色，○伏叩頭，爲側媚曲謹狀，天子大悅，趣立以爲相，公跪墀下，○纖悉疏其醜，○而出颺言於朝，體仁病之，○數曲懇公，願稍得改易，公固不肯，而謂人曰：「體仁之奸過李林甫，○

而僞強介若廬杞，[⊕]果執政，天下且亂，吾所以颺言者，冀天子神明，一聞而感悟耳。』體仁聞，恐遂言之，乃出公於南京云。初，文相國震孟爲吳門孝廉，[⊕]年五十餘，老矣，以書謁公於史館，公一見稱之曰：『子慎自愛，終當輔天子，子必勉之！』其後十餘歲，震孟與體仁同執政，以爭諫臣許譽卿事，不勝去。[⊕]而體仁終相位者八年，卒亂天下焉。

○明初設起居注，後裁革，屬翰林院，侯恪爲庶子，典起居注，故曰職記注。

○溫體仁字長卿，烏程人，

萬曆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崇禎初，遷尙書，協理詹事府事，爲人外曲謹而中猛鷲，機

深刺骨，忌周延儒入閣，傾陷之，遂爲首輔，用小廉曲謹自顯於上，後帝悟其奸，放歸。○訟言公言也。

朋黨結黨營私也。崇禎元年冬，詔會推閣臣，體仁望輕，不與也，侍郎周延儒方以召對稱旨，亦弗及，體

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關節受賄，神奸結黨，不當預閣臣選，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於文

華殿，體仁盛氣詆謙益，言如泉湧。

④鉤牽引也。挑挑剔剔也。碎音碎（△×\、）詬罵也。⑤睨音詣

（广一）邪視也。睨望顏色謂邪視而望天子顏色也。

⑥擗殿階也。

⑦纖悉猶言詳盡疏記也。

①病憂也。②李林甫唐宗室，玄宗時累拜兵部尚書，性柔佞，厚結宦官妃嬪，察帝動靜，故奏對皆稱旨，在朝十九年，專政自恣，卒釀成安史之亂。③盧杞唐滑州人，字子良，有口才，外陋內險，德宗時爲相，專權自恣，朝政大亂，藩鎮兵起，李懷光上表訴杞罪，貶之。④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弱冠以春秋舉於鄉，天啓二年，殿試第一，授修撰，尋忤魏忠賢調外，崇禎初，召置講筵，賊犯皇陵，震孟上疏，痛陳致亂之源，擢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吳門卽江蘇吳縣。⑤諫臣司諫諍之官，許譽卿字公實，松江人，萬曆進士，天啓間爲吏科給事中，劾魏忠賢有聲，以救趙南星鑄秩，崇禎時起官，溫體仁忌其伉直，諷吏部尚書謝陞劾其與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官，斥爲民，文震孟時爲東閣大學士，爭之不得，哢然曰：「科道爲民，是天下極榮事，賴公玉成之。」體仁遽以聞，帝怒，震孟遂落職。

公著遂園詩二十卷，李自成破宋，子方岳從賊中搜得之，負以過河。公六子，方鎮，方岳，方巖，方聞，方隆，方新，而方鎮城破死，有才名，別傳。

賈生傳

賈生名開宗，商邱人也。①少落拓不羈，②十四歲，從其師學，師故儒者，喜繩墨，③賈生慕司馬相如之爲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④師以弗類己，諫之，⑤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即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間讀書爲文詞，干謁當世，⑥舉茂才弟一；⑦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才，不事生人產業，破家葬其妻。陳騰鳳⑧來校士，寓意郡太守，欲賈生充餽縣官，⑨賈生曰：『我當不日爲卿相，何至謀升斗！』却不就。日共郡人張渭等，⑩約汗漫遊，⑪傲阮嗣宗縱飲六十日。⑫白晝射箭，中夜擊鼓。宋俗，⑬上元⑭夜張燈飲酒，賈生率其徒，服彤衣，⑮駕鹿車，⑯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⑰抵睢陽，⑱司氏者，睢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羣少皆醉臥，窘甚，賈生忽叱咤，⑲登階，舉滿一飲，卽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久之，賈生貧益甚，盛夏服短褐，⑳不完，過市，兒童隨笑之，賈生浩歌不輟。會太原孫傳廷，㉑調商邱令，知賈生，下車㉒引見，日往謁，爲計貲財，復田舍。閱數歲，東平侯劉澤清，開府淮陰，㉓奏除翰林院孔

日，^①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趣，不肯就。澤清跋扈，內挾權相，^②嘗衣白衣，^③從軍，因事調護，^④乙酉，^⑤澤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

①商邱縣名，在今河南。

②落拓不羈，猶言放蕩不受檢制也。

③繩墨見送徐吳二子序注。

④司

馬相如字長卿，漢蜀郡成都人，少時學擊劍，善鼓琴，武帝時，爲郎，尋拜孝文園令，工文詞，所作子虛上

林等賦，漢魏六朝人多仿之。

⑤謂譴責也。

⑥干謁謂干求而請見也。當世猶當道。

⑦茂才秀才

也。後漢光武帝名秀，因改秀才爲茂才弟同第。

⑧陳騰鳳未詳。

⑨籛音歡（丁一）廩也。明制，府

州縣衛所皆建儒學教官，師生月廩食米，^⑩饑縣官言爲縣學教官，月廩食米也。

⑪張渭後有傳。

汗漫遊無檢制之遊放也。

⑫阮嗣宗名籍，三國魏尉氏人，嗜酒，能嘯，善彈琴，屬天下多故，不與世事，

以酣飲爲常，司馬昭初欲爲子炎求婚於籍，籍沈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嘗作詠懷詩八十餘篇，又著

達生論及大人先生傳。

⑬宋地名，見太常公家傳註。

⑭正月十五日爲上元。

⑮菟衣雜色之衣

也。

⑯漏古計時之器。

⑰睢陽秦置縣，唐改宋城，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

⑱叱，蚩乙切（¹），吃，智亞切（出Y）；叱，吃，盛氣凌人貌。

⑲柵，香樹（尸义）；柵，褐粗服也。

⑳

太原縣名，屬今山西。孫傳庭見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注。官吏初到任曰下車。劉澤清曹

縣人，官左都督，李自成陷京師，澤清與馬士英等擁立福王，鎮淮北，封東平侯，清多鐸圍揚州，澤塔分

兵由徐州趨淮安，澤清迎降，後謀叛，被殺。開府見八陣圖序注。淮陰縣名，今屬江蘇。拜官曰除孔

目官名，掌句稽文牘，唐有集賢殿孔目，宋時內外衙署多置之，明惟翰林院置此官。權相謂馬士

英輩。未仕者衣白衣。調護被澤清所害者。乙酉清順治二年。

凡七應舉不第，作長歌云：『自從廿載落魄餘，不信天上有奎宿。』

因大悟，盡焚其素所讀書，閉戶揣摩十餘年，馳騫于先達師說十餘年，最後而

冥坐窮思，與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辨論，又幾十年，卒軌於正，天下以純儒稱之。

不第考試不中式也。落魄不得志也。奎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主文昌，故言文運者多用此。

馳騫馬奔馳貌。先達猶前輩也。

既老，更追憶少遊京洛，集所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術三篇，走泰岱，觀日

出處，述山靈地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而星象占緯兵食圖籍，各有論

說：大槩其學術行業，恢奇澁澁。③適於致用，然欲以轍迹求之，又不得也。常與侯方鎮方域爲忘形之友。④張渭徐隣唐吳伯裔伯胤徐作霖作肅宋肇爲文酒之友。⑤張翮沈譽釋頂日乘闕爲方外之友。⑥又自稱爲野鹿居士。

①京洛謂京師洛陽。

②秦岱卽秦山，五嶽之一，在山東泰安縣北，亦曰岱宗。

③星象謂天星明暗

薄蝕之類。占緯占候讖緯之言。

④澁澁音莽養（「九」（一九）水深廣無涯際貌。

⑤候方鎮

見司成公家傳。忘形之友言相交以神，不拘形迹也。

⑥徐隣唐字邇黃，與朝宗宋肇等爲六子社，晚

喜研究性理，主講范文正公書院以終，學者稱我齊先生。吳伯裔伯胤徐作霖後皆有傳。宋肇清商邱

人，字牧仲，號漫堂，又號西陵，官至吏部尙書，精鑒藏，工詩文。

⑦張翮字鳳儀，長洲人，善畫人物山水。

沈譽字季宜，天性澹泊，不嗜葷血，力學穎悟，有文名，年二十七死，朝宗曾爲作墓誌銘，本書不錄。頂日

乘闕皆僧名。

侯方域曰：以余觀賈生，所謂美質善變，每變必趨上者耶？抑依隱曼世，所稱

大人先生者歟？少年類邯鄲俠，而後乃大雅卓爾，嗚乎！彼終身守一衆矣，倘非其與道屈伸，亦焉能知之哉！

○曼世^{△△}猶玩世。漢書東方朔傳贊：「依隱玩世。」言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晉阮籍有大人先生傳。○邯鄲^{△△}故戰國趙都，多俠士。○漢書景十三王傳：「夫唯大雅，卓爾不羣。」卓爾^{△△}猶卓然也。

吳伯裔伯胤傳

吳伯裔者，少貧，育於舅劉格；格長者，嘗舉孝廉，家饒於財，數推與伯裔千金，以此得讀書，交遊天下賢豪。伯裔淹通古今，高自稱許，夷然不屑也。弟伯胤，少裔八歲，而讀書與裔等。郡人劉瀚，格之族父也，嘗聞格言二子當富貴，乃以其孫女妻伯胤，而盡以其財產贈之。伯胤之妻亦賢，輒出私財佐酒食費，而勸胤從伯氏學。胤早舉明經，爲鄉進士，而伯裔淹蹇，後丙子，伯裔乃舉孝廉，胤亦迄不第。伯裔爲人，沉練英博，慷慨負大志，論者以其出處在郭泰皇甫規之

間。④爲文章，原本經術，歸於大家。⑤嘗簡忽其時人，⑥人以此憚焉；其實憐才好，獎引文士，見人有一言善者，未嘗忘也。伯胤風流文雅，美鬚眉，善書。生平事裔如父，其學亦皆裔教之；惟爲詩稍輕，不及裔；其餘制作，溫湛悉中矩度。⑦皆不及見用，以城破死。⑧

①劉格字念劬，商邱人，家饒於財，以文學爲時所重，嘗延浙中名士宋鳳翔至家，教其子伯愚甥吳伯裔等，其後皆以古學名世，其鄉後起，知尙古文，格之力爲多，有詩稿。②言令以其金讀書交遊。③

淹通猶言深通。

④當時貢生曰明經進士見太常公家傳注。

⑤蹇音藺（ㄋ一ㄣˇ）淹蹇留滯困

阨之貌。

⑥丙子明崇禎九年。

⑦沈練英博沈靜練達，英才博學也。

⑧郭秦字林宗，後漢界休人，

博通墳典，居家教授，弟子至數千人，嘗遊洛，與河南尹李膺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嘗舉有道，不就，善品題海內人士，然不爲危言覈論。皇甫規字威明，後漢朝那人，有兵略，羌衆攻燒隴西，規上疏求自效，不用，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徵拜太山太守，延熹中，以降羌人功，拜度遼將軍，及黨事起，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宜坐朝廷不問，時人以爲賢。⑨專家之著名者稱大家。

①簡忽輕藐之意。

②溫淇猶言和平深厚也。矩度同法度。

③城商邱也。

而其父年七十餘，兩目皆盲，顧獨在。賊去後，伯裔婦程氏嘗使人僞爲裔胤狀，立於父前，父輒以手摩之而喜。既乃審其妄，坐土坑上，搏膺而呼。曰：「裔胤皆何往乎？老人安歸乎！」哭大痛而無淚，不絕聲三日，亦以死。程氏自乞木爲棺而葬之。後其家求裔胤之死處，卒不得。而賈開宗曰：「有孔尙達者，裔之同年生也，嘗從闖賊，見伯裔死時，以目視尙達不語，其色不撓。」而程山人自云：「城破時，見兩賊以伯胤爲官，繫而牽之，伯胤抗聲言：『奴乃以我爲官！我卽非官，豈從汝賊耶！』二賊更嬉笑諧謔，疾驅之去。」噫！可哀也！

①搏膺以手擊胸也。

②孔尙達，天啟時人，正德元年，詔授孔聞禮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述聖祀事，

自後世以衍聖公弟爲之，天啓八年尙達襲職。

③闖賊謂李自成，以自成自稱闖王也，見前論流賊

形勢奏注。

④撓屈也。

⑤程山人自未詳。

裔字讓伯，胤字延仲，後皆與徐作霖同贈官。

徐作霖張渭傳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①以入貲爲諸生，^②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③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④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蓄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毳毳然。^⑤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蹇曲，^⑥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⑧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⑨崇禎兩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⑩而渭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⑪曾紘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⑫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

而郡之薦紳先生，^①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

①有司官吏也。言少時應試，不為考官所取。②明制，令天下擇諸生學行優者，送國子監就學，景泰

中，始有納粟入監之例。貨財貨也。入貨為諸生，即捐錢為監生也。③徐渭字文長，一字天池，明山陰

人，天才超逸，詩文書畫皆工，知兵好奇計，晚號青藤。④使酒因酒使氣也。⑤麤，音三（ムマ）麤，

麤細長貌。⑥蹠，音權（く）マ；蹠曲拳縮不伸也。⑦袞袞多言也。⑧高文典冊猶言大制作

也。⑨南昌縣名，屬江西。萬元吉字吉人，天啓進士，崇禎時為大理評事，福王時擢太僕少卿，監軍江

北，南京失，走歸唐王，總督江西湖廣諸軍，守贛，城破，赴水死。⑩周置六官，以宗伯為春官，唐嘗改禮

部為春官，旋復舊，然世俗仍沿此稱，科舉時代，謂會試為禮部試，故又稱春官試，就徵春官猶言就會

試也。⑪提學使者，見太常公家傳注。潘曾絃字昭度，萬歷進士，崇禎時巡撫南贛，流賊北犯，徵天下

勤王，曾絃提軍入衛，獨先諸道渡江，以勞卒於軍。⑫任贊化崇禎間為御史，以糾彈璫黨為事，嘗奏

溫體仁有聲。⑬薦紳同搢紳，古之仕者，垂紳搢笏，故稱官族曰搢紳，猶今之所謂紳士。

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竄秦蜀，蹂晉豫，孔棘殆

矣。③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④恐天下亂。『傅冠得之以示文震孟，⑤共嗟歎，署上第，⑥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⑦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况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爲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⑧飽十數碗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且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吳伯胤、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⑨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去。

○考試發策以問，使應考者對之，謂之對策。

○窟秦蜀蹂晉豫言以陝西四川爲巢窟，而蹂躪山西

河南也。

○孔甚也，棘急也，殆危也。詩：『孔棘且殆。』

○文法，典法也。

○傅冠，字元甫，天啓進士。

官至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唐王時，死難於汀州。文震孟見司成公家傳注。

○上第，等第之高列者。

⑦馬周，字賓王，唐荏平人。嗜學，善詩春秋，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中，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

爲條二十餘事，太宗怪問，何曰：「家客馬周爲之。」召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④席因也。⑤立春後五戊爲春社。

閱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溷迫脅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①弘光立，②錄中外死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③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④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斫之，⑤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髯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吶吶罵不止，⑥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繫於市僧駟猾者，⑦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①溷辱也。

②甲申清順治元年。

③弘光明福恭王由崧。李自成破京師，莊烈帝自經死，馬士英

等迎立由崧於南京，年號弘光。

④禮部尙書稱宗伯，廉知猶言察知也。

⑤祠部郎，禮部郎也。

⑥

斫音灼（出乙），刀擊也。

⑦吶音耐，難言貌。

⑧駟音育（口），賣也。市僧謂老於市情，巧詐百出者。

駟音咸（卍九）上聲；駟音會兩家交易而從中取利者。

侯方域曰：嗚乎！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悲也！四子之文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搢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如裔與霖之大略者也。胤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渭乃自比徐渭，卽禰衡何足道哉！○嗚乎！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四子謂吳伯裔、伯胤、徐作霖、張渭。

○彌衡字正平，後漢般人，少有才辯，而氣剛，曹操怒其狂傲，遣

人送劉表，表又以其侮慢，不能容，送江夏太守黃祖，爲祖所殺。

湯御史傳

湯公名兆京，字伯閑，宜興人也。○爲孝廉，有族人抵法者，○賂以田，求爲解之，不應，旣而察其誣，乃力爲解而却其田。壬辰，○登進士第，官豐城令，○豐城巖

邑，^⑤公下車期月，^⑥立變其俗。有巨盜范紹九者，以都村爲巢穴，劫掠袁臨吉贛之間，^⑦令之左右，皆其耳目，輒捕輒先聞，公則密計而單騎掩之，^⑧擒紹九，豫章數千里之患以平。^⑨報最，^⑩徵拜御史。神宗皇帝將殺建言御史曹學程，^⑪命公臨決，公爭曰：『學程不當死，必殺學程，臣願同日死！』沈相國一貫傾其同官沈鯉，大興妖書獄，爲羅織計，屬會審，公獨以其事坐皦生光，獄得解。^⑫又嘗特疏請福王之國，寢奪嫡謀。^⑬

①宜興縣名，今屬江蘇。

②抵法猶言犯法。

③壬辰明萬歷二十年。

④豐城縣名，今屬江西，令縣

令也。

⑤嚴邑山險之地，俗因強悍。

⑥下車見賈生傳注。

⑦袁袁州府臨臨川縣，吉安縣，轄

州府。

⑧乘其不備而捕之曰掩。

⑨豫章今江西南昌縣，此處指南昌以南一帶地。

⑩報最者，報

政績時無出其上也。

⑪曹學程字希明，全州人，萬歷進士，爲御史，抗疏言事，神宗怒逮下獄，子正儒

刺血三上書，願以身代，獲赦，謫戍寧遠衛。

⑫沈一貫字肩吾，鄞人，隆慶進士，萬歷間，累官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沈鯉字仲化，歸德人，嘉靖進士，累遷吏部左侍郎，尋拜東閣大學士，加少保，進文淵閣。

神宗三十一年，獲妖書，言神宗欲易太子，指斥鄭貴妃，神宗怒，逮捕株連者甚衆，是爲妖書獄。一貫奏忌鯉妖書事起，乃張皇其事，令其黨錢夢臯誣奏鯉門生郭正域協造妖書，并羅織鯉奸賊數事，帝察其誣，不問，而一貫輩使邏卒日夜圍鯉舍及正域舟，最後得儼生光者，磔之，獄乃解。誣罔無罪以成其罪者，謂之羅織。⑤福王名常洵，神宗鄭貴妃生第三子。初，王皇后無子，王妃生長子，是爲光宗，常洵次之，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貴妃謀立己子，交章言其事，帝深厭苦之，二十九年，始立光宗爲太子，而封常洵福王。福王久不之國，廷臣請王之國者數十百奏，不報，北京倡給事御史伏闕固請之。國往藩國，常洵封河南，請其出居河南也。寢息也。君主時代，立庶子而廢嫡子者，謂之奪嫡。

公爲人，孝謹和易。事父母，常爲孺子歡。與鄉人言，訥訥不出口。①尤不與公府事，鄉人皆曰：『湯公長者！』及居御史，則慷慨言天下事，數面折廷諍。②嘗論柄相，③煩天子譴責，同事者惶恐惴息汗下，公意氣自如。或今日譴責而明日更言之。公父家居，歎曰：『吾兒向循循書生，④今乃能強項如此哉！』然性素高介，當官則死其職，過卽澹然無軒冕情。⑤已而念父歿，母春秋高，⑥嘗稱病願家。

居；凡三奉使，皆天子嚴督之而後行。掌河南道日，給事趙興邦者，^⑧數挾太宰勢，^⑨軒輊臺綱，^⑩公連章劾之；^⑪當是時，^⑫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人謂之元趙官吳，比于四凶，^⑬迭居要地，無敢撓者，^⑭公視之蔑如也。^⑮而辛亥京察朝官，^⑯更力斥湯賓尹及其黨鄒之麟韓敬，^⑰尤爲士君子所賴云。

① 訥訥同訥訥，見徐作霖張渭傳注。

② 面折廷諍，言直諫也。

③ 直言曰論，柄相權相也。

④ 循循

順善貌。

⑤ 強項剛直不屈也。

⑥ 軒輊，卿大夫之車服也，因爲貴顯者之通稱。

⑦ 春秋高年老也。

⑧ 給事官名，掌侍從規諫，糾察六部之弊誤。趙興邦，萬曆間人，官兵科給事中，與元詩教等結黨，

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後擢太常卿，旋以夏嘉遇上疏力劾，自引去。

尙書趙煥。

⑨ 輊，音致（出）；車前高曰軒，車後低曰輊，故軒輊引申爲抑揚之意。臺綱猶言臺官，謂

御史也。時夏嘉遇等皆以才名，當列言職，趙興邦輩故抑之，俾不與考選。

⑩ 劾，何勒切（尸己）；論人罪狀也。

⑪ 元，同丁，音姬（41）；姓也。丁詩教，萊蕪人，萬曆時，由推官入爲給事中，貪污陰賊，盤據言路，熹宗立，引疾去，馮銓用事，詩教以中旨，累官河南巡撫，被劾歸，後入逆案，贖徒爲民。官應震，吳亮

嗣均見太常公家傳注。

④四凶古之凶人，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也。

⑤櫻觸也。

⑥蔑如不以爲意也。

也。⑦辛亥明萬曆三十九年京官之考績曰京察，凡京官四品以上，自陳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別

致仕降調，具冊奏請。

⑧湯賓尹字嘉賓，宣城人，萬曆中鄉試第一，廷對第二，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

時言路爲齊楚浙三黨盤踞，而賓尹陰爲之主，其黨復與相倡和，務排斥異己。鄒之麟萬曆間，官工部

主事，韓敬歸安人，受業於賓尹，賓尹分校會試，敬卷爲他考官所棄，賓尹搜得之，強總裁錄爲第一，榜

發，士論大譁，及廷對，賓尹爲敬畫綠，得第一人，後賓尹以考察視官，敬亦稱病去。

初，賓尹有盛名，羣小欲擁戴之爲相，賓尹尤驚悍，陰制朝權，京察未榜之前

一日，猶聚其黨招呼，思有所挾持，迨明，公獨袖出一單于吏部堂，羅列賓尹狼

戾狀，當事者錯愕。公昂首曰：『今察典欲黜幽，賓尹不黜，誰當黜者！』賓

尹故不識公，一日朝會，問人曰：『孰爲湯伯閑？』人指示之，賓尹悚然，既廢而歎

曰：『吾目中空無人，向獨睹湯公意動，今果爲所中矣！』先是沈一貫欲殺天下

賢士大夫，分立門戶，報復私怨，傳至賓尹，爲高弟子，卒未及有所爲而敗，其後屢

起屢仆，又四十年，至思宗^⑤任溫體仁，其黨始得志，則前此持之者，公力也。

○吏部六部之一，掌中外文職銓敘勳階黜陟之政。○狼戾謂貪殘也。○錯愕驚駭貌。○幽闇

也。書：「黜陟幽明。」謂黜退其闇者，升進其明者。○思宗名由檢，嗣位後，改元崇禎，李自成陷京師，

自經於萬歲山，在位十六年，南都諡思宗，改諡毅宗，清乾隆時，諡爲莊烈帝。

公以論太宰趙煥擅權，○掛冠歸。○病卒，年五十二。後天子知其賢，常思之，

贈官太僕卿。

○趙煥字文光，嘉靖進士，累官吏部尚書，萬歷時，元時教把持朝局，爲諸黨人魁，煥老昏，一聽時教。

○漢逢萌掛冠東都城門，後因稱致仕曰掛冠。

侯方域曰：余王父與湯公同朝爲言官，既老致政，每見朝廷事有得失，輒歎曰：「今言路無湯公，卒無言者矣！」又言：「有僧達觀者，善言佛法，居京師，公卿見者皆膜拜。」○李太后方好佛，○嘗取達觀所曝水，○入宮禁，謂之法水。湯公爲

御史大怒，捕達觀，痛笞之，繫獄以死。④『嗚乎！公真骯髒丈夫也哉。』⑤

①禮佛者，舉手加頭，稱南謨拜，謂之膜拜。②李太后，神宗生母，好佛，京師內外，多置梵刹，動費鉅萬。

③噴，音遜（ム又フ），噴水也。④達觀爲妖書事，被御史康丕揚所捕，帝令嚴訊，拷死，見明史郭

正域傳，此謂爲湯所捕，繫獄死，殆傳聞異辭耳。⑤骯髒，音慷葬（フ九）（フ九），高亢婁直貌。

寧南侯傳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崑山，遼東人也。①少起軍校，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③苦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橐駝，馳馬劫取之，乃錦州。④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丘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

①遼東，今遼寧東南境，以其在遼河之東，故名。②軍校，武職偏裨之官也。③都司，明官，凡衛所皆

隸都司，而都司分隸五軍都督府。按明史，良玉，臨清人，官遼東軍右營都司。④錦州府名，今遼寧錦

縣，其舊治也。

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譙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

○昌平縣名，明時爲州，屬順天府。明世，命文臣總督軍務，或提軍務，稱曰軍門，猶麾下之義也。○行

酒酌酒以奉客也。○上陵，墓祭之禮也。明上陵之禮，歲凡三舉，清明、中元、冬至，俱分遣駙馬都尉行

禮，文武官陪祭。○若汝也。典客，言主接待賓客之事。

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

司徒公曰：『大凌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旣以護陵不可，公且

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

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願良玉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

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

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爲捕之，繞床語曰：『得非丘磊事露

耶』走匿床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卽發矣。』良玉旣出，而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偷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薙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一。

①大凌河城，在遼寧錦縣東，崇禎四年，孫承宗築城大凌，工甫竣，清兵大至，圍數周，祖大壽力屈降，城被毀，文所指當此。

②榆林縣名，今屬陝西。尤世威勇敢知名，崇禎二年，擢總兵官，鎮守居庸昌平，防護諸陵。

③明代遣將出征，始立總兵官副總兵官之名。

④王國靖侯恂之中軍官，字里未詳。

走卒隸人執事供奔走者，喻微賤也。

⑤排闥推開門扇也。

⑥在旁扶之曰掖。

⑦詰旦，明朝也。

⑧牙署之外門曰轅門。

⑨墀，音遲，階上地也。

⑩松山在遼寧錦縣南，山之西卽舊松山所

城，崇禎四年八月，爲清兵所攻。杏山，在遼寧錦縣西南，舊有杏山驛，崇禎四年十一月，爲清兵所攻。

是時秦寇入豫，○良玉當往勦，見司徒公，司徒公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司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爲請，司徒公曰：「卽崑山可矣。」自此乃號爲崑山將軍。良玉長身植面，○驍勇，善爲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既至豫，則向所苦賊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慶，○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卽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

○時陝西賊入河南，圖懷慶，廷議令良玉將昌平兵往剿。○賴音權（イ、）赤色也。○一斗穀

蝎子塊滿天星皆流賊渠魁之渾名，蝎子塊卽劉哲，滿天星卽張大受，一斗穀未詳。○懷慶府名，屬

河南，今泌陽縣其舊治也。○督府指王家禎，時家禎以兵部左侍郎總理河南湖廣山西陝西四川

江北軍務，兼河南巡撫。○良玉因與家禎不協，遂緩追養寇，多收降人以自重，督撫檄調，常不應命，

稍露跋扈之端矣。

熊文燦者，○繼爲督府，嘗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尤輕之。○以至楊嗣昌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丁啓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其間，○爲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強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

○熊文燦，貴州永寧衛人，以楊嗣昌之薦，崇禎十年四月，拜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禎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文燦至安慶，部檄以良玉軍隸焉，良玉輕文燦，不爲用。○

楊嗣昌，字文弱，武陵人，萬歷進士，崇禎時，累拜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時羣盜蜂起，上六疏陳邊事，復議大舉平賊，後以閣部出督師。○嗣昌至夷陵，檄良玉兵，使十九返，良玉撤與房兵趨漢中，若相避然，襄陽洛陽相繼陷，嗣昌怏怏，遂不食死。○丁啓睿，永城人，萬歷進士，崇禎十三年，用督師楊嗣昌薦，擢兵部右侍郎，嗣昌死，加啓睿兵部尚書，改稱督師，二年而敗，參閱八陣圖序注。○依違兩可不決也。

壬午，○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

○壬午崇禎十五年。○朱仙鎮地名，在河南開封縣西南，中國大鎮也。○襄陽今縣名，屬湖北。良

玉見賊勢盛，一夕拔營遁，賊從而蹂之，軍大敗，棄馬騾萬匹，器械無算，走襄陽。

初，良玉三過商邱，○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
入城謁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徒公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距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河北，司徒公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幾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

○商邱見賈生傳注，侯氏里也。○崇禎十五年三月，自成復圍開封，乃釋侯恂於獄，起爲督師。○

金聲桓遼東人，隸良玉部下，後降清。○距河援汴謂距黃河以救開封也。未給度支者，未得戶部之

給發也。○第但也。○咫尺幾輔言與畿輔逼近也。

未幾，有媒孽之者，^①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②良玉愠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益離，遂往來江楚，^③爲自豎計，盡取諸鹽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④軍益強。又嘗稱軍饑，欲道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尙書熊明遇大恐，^⑤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⑥朝廷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⑦而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

① 媒孽，陷害之義。

② 呂大器，字儼若，遂寧人，崇禎進士，累遷兵部右侍郎，崇禎十七年，代侯恂爲總督。

③ 恂解任，中道遽下獄。

④ 九江，江州，湖北。

⑤ 惠登相，流賊渠魁，渾名過天星，良玉先曾擊降之，遂

爲良玉將。

⑥ 熊明遇，見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注。

⑦ 參閱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崇禎

十七年正月，詔封良玉爲寧南伯，福王立，始晉爲侯。

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①馬士英阮大鍼亂政，^②良玉乃興兵清君側，^③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④至九江，^⑤病死。而英王，^⑥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⑦

○弘光帝福王常洵之子，名由崧，常洵在河南死於寇，由崧襲爵。崇禎十七年三月，京師失守，四月己巳，烈皇帝凶聞至南京，諸大臣聞變倉卒，議立君，未有所屬，福王以避賊至淮上，馬士英遣書南京，言其爲神宗之孫，序當立，時士英握兵於外，與大將黃得功等相結合，勢甚張，諸大臣畏之，不敢違，遂立之，年號弘光。

○弘光闇弱，沈於酒色，信任馬阮，朝政日非。

○馬阮用事，監軍御史黃澍挾良玉勢，

面觸之，既返，與諸將日以清君側請於良玉，良玉先猶豫，後乃決，傳檄討士英。

○楚王華奎，楚昭王

楨——太祖庶六子，洪武三年封，十四年就藩武昌府。——七世孫，萬歷六年，封世子，八年襲封，崇禎

十六年，張獻忠陷武昌，沈王於江，此楚世子，或即華奎之遺孤歟，蓋以各書無言良玉欲立楚世子者。

○九江今縣名，明置九江府，屬江西。

○英王名阿濟洛，清太祖十二子，封和碩英親王。

○時清

兵已下泗州，逼儀真，夢庚遂借黃澍以乘降於九江。

初，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更謁司徒

公，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効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

鎮上，○遇火砲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

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鬚，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

○曹文衡，河南唐縣人，萬歷進士，崇禎三年，擢兵部右侍郎，薊遼總督，五年九月，罷歸。○黃花鎮，在

今河北昌平北八十里，有城，元置千戶所於此，地當居庸古北二關之中，爲京師北門，明置參將守備駐守。

丘磊者，既坐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每一歲捐萬金救之，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

侯方域曰：余少時見左將軍，將軍目不知書，然性通曉，解文義，勇略亞於黥彭，而功名不終，何歟？當左將軍出軍時，有黨應春者，以軍校逃伍當死，司徒公縛而笞之百，應春起而徐行，無異平時，拔以爲軍官，復逃，再縛之來，應春仰首

曰：「劄官實豈異軍校耶！」司徒公異之，以付左將軍爲先鋒，後乃立功佩印爲山海將也。然則將苟有材，得其人以御之，雖卒伍可也，而况於公侯哉！

○彭漢彭布彭越也。

○黨應春未詳。

○山海關名，在河北臨榆縣，爲北方要隘。

李姬傳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

○蕭養異姓女爲己女曰養女。

○張溥見答田中丞書注。夏允彝字彝仲，華亭人，崇禎進士，工屬文。

○玉茗堂四傳奇，爲紫釵遺魂南柯邯鄲四記，明臨川湯若士著，見答田中丞書注。

○琵琶詞即

琵琶記，爲南曲之祖，明高則誠撰，則誠，名明，溫州瑞安人。

雪苑○侯生，已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快怏，因辭去，不復通。

○雪苑侯氏所居名，集中常自稱梁園侯某，則雪苑卽雪滿梁園之意耳。○己卯崇禎十二年也。

○城旦秦漢時徒刑，罰作苦工也，晝伺寇，夜築城，故名。阮大鍼於崇禎時入逆案，論徒贖爲民。○屏斥也。清議清流所持之議論也。○屏人屏退他人也。○假母養母，卽貞麗。○錚錚剛直不阿之

貌。○世望世家望族也。○事用也。

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

○桃葉渡，秦淮青溪合流處，晉王獻之有愛妾名桃葉，獻之嘗臨渡作詩以送之，詩曰：『桃葉渡，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苦我自迎接。』後人因以名渡曰桃葉渡。○中郎謂蔡邕，邕字伯喈，東漢

陳留人，董卓辟爲祭酒，累遷中郎將，故稱蔡中郎。○琵琶記傳蔡中郎入贅牛相府事，或謂以諷王

四，託詞中郎耳，故謂所傳爲妄。○昵，親近也。董卓，東漢臨洮人，廢少帝，立獻帝，弑何太后，自爲太師，

聞蔡邕名，辟爲祭酒，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尙書，一日之間，周歷三臺。○豪邁不羈，謂意氣豪

爽邁往，不受檢制也。○姬恐侯生以不得志而趨附炎勢，故以此爲勗。

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鏹，○邀姬一見，姬固卻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

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①開府見八陣圖序注。鑿音還（尸又弓）古術名，說者不一，此言三百金。②中傷謂攻人過失而陷害之也。

馬伶傳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①金陵爲明之留都，②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③梨園以技鳴者，無慮數十輩，④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⑤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⑥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⑦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⑧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⑨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⑩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

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

○唐玄宗選坐部伎子弟三百人，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弟子，後世遂稱優伶爲梨園子弟。○留都

卽陪都，見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注。

○桃葉渡，見前篇注。雨花臺在江寧城內，相傳梁武帝時，有法

師講經於此，感天雨花，故名。趾相錯，謂交趾躡錯，極言遊人之衆也。

○無慮，猶言都凡也。

○新安

賈，徽州商人也，安徽之休寧縣及歙縣，於隋時爲新安郡，此係泛指徽州言，蓋明時徽州多鉅商也。

○妖姬，猶言妖艷之美婦人。靜女，猶言貞靜之女子也。

○明王世貞作鳴鳳記傳奇，演楊椒山故事。

椒山名繼盛，容城人，字仲芳，椒山其別號也。明世宗時，嚴嵩專橫用事，楊上疏劾嵩十大罪五奸，嵩搆

之，遂下獄，坐繫三載，竟棄市。

○商羽，皆五音之一。引謂引起。刻謂按鈎腔板而出。意謂商調羽調，各

按腔而歌也。抗墜疾徐，謂高下速遲也。

○河套地名，卽蒙古鄂爾多斯。鳴鳳記中有一齣，爲夏言與

嚴嵩論曹銑復河套事，銑爲都御史，主復河套，條上方略十八事，言以爲然，嵩則極言不可，後嵩誅銑

及言二人，開邊啟衅，均棄市。夏言時與嚴嵩並相，故稱兩相國。

○嚴嵩字惟中，分宜人，弘治進士，世

宗時，累官太子太師，恃寵擅權，爲明奸臣。

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

○匍匐，伏行也。
○顧秉謙，崑山人，萬曆進士，仕至禮部尙書，以諂附魏忠賢，入參機務，崇禎初，入逆案，論徙贖爲民儻類也。

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狗洞云。○

○獬豸，亦作回回，國名，西域大食國種也，馬伶爲西域人，故稱馬獬豸。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爲絕技，無所於求，乃走事崑山，見崑山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乎！恥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偷三年猶不得，卽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爾同耳，歇尾助詞。

陳將軍二鶴記

沙隨○李氏有二鶴焉，象之○有年矣。李氏宦於湖湘之間，○盡載其室帑，○與其財貨器幣以行，而遺鶴。

○陳將軍崇禎時人，曾鎮歸德，名籍未詳。

○沙隨，春秋地名，古沙隨國，故城在今河南寧陵縣西北。

○象，蓄養也。

○湖湘，湖湖北湖南也。

○帑，同孳，室帑，妻子也。

陳將軍者聞之而歎曰：『鶴之不遇也，有如此夫！』顧謂其門下客：『有能知鶴者乎？其借之以來！』既而曰：『是躡鶴也，吾尤李氏而躡焉，其庸愈乎！』乃遣使者唁之，而告以其所以待鶴者。明日而使者返，又明日而鶴至，至則館於其堂之廡，召匠氏新其宇焉，而命執事者致餼，必專必潔。是日也，考鐘伐鼓，陳清商之樂，大譙其客於堂上，享其士於堂下，曰：『吾以慶夫鶴也。』

○躡ア襲也。尤ア過也。庸ア豈也。言吾以李氏爲過，而反襲躡鶴，未見愈於李氏也。○弔ア生曰唁。○館ア舍

之也。廡ア堂下周屋，亦謂之廊。○餼ア音喜（丁一）食也。○考ア擊也。○清商ア樂曲名，本出漢之相

和歌，晉荀勗採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北魏孝文帝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合相和歌，謂之清

商樂。

酒方酣，其從事劉子曰：『昔燕昭王築黃金之臺，以好馬也，而馬果畢至，今公之所以延鶴者至矣，將華亭之大姓，遼東之貴族，吾且見其引領接翼而至也，雖然，公帥臣也，職在選鋒而養士，以佐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

隱逸之事自近，若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吾軍其振乎！

○見八陣圖序注。

○華亭遼東皆謂鶴也。

華亭地名，今江蘇松江縣西之平原村，晉陸機故宅在其

側，機事成都王穎，或謂機有異志，穎使收機，機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漢遼東人丁令威，

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有少年欲射之，鶴乃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

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遂高上冲天去。○選錄養士謂選先鋒，

養戰士也。

侯子曰：「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寡欲而省費，故

可以高人隱士之禮致也，世之戰士，皆驍雄勁悍之徒，彎弓陷刃，目不瞬而色喜，

吾一旦欲得其力而効之於死，是必閒居則美妻妾，厭梁肉，○六博○羣飲，仰天

而歌烏鳥，○養以有餘之財，而作其感恩之氣，然後報其主而不叛，吾未見其可

以虛數致也，○故子之帥以其求鶴者求士，士未嘗不至，若遂以其養鶴者養士，

吾恐士之聞風而來者將掉臂而去也。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

○厭與壓通，飽食也。梁肉，富貴人飯，梁，食肉也。

○六博，古遊戲之事，博，箸也，行六棋。

○烏烏，歌呼聲。

○虛數，拘虛之禮數也。

將軍大悅，避席再拜曰：「敬受教！微○公之言，吾幾失士矣！」顧謂二鶴舞而侑觴，○因相與劇飲，○皆大醉。堂下之士有泣者。

○微，無也。

○侑，觴勸酒也。

○劇飲，猶言痛飲也。

壯悔堂記

余向爲堂，讀書其中，名之曰雜庸，或曰：「昔司馬相如賣酒成都市，身自滌器，與庸保雜作，○子何爲其然？」余曰：「以余目之所寓，皆庸也，子亦庸也，余不能不舉足出此堂，又不能使此堂卒無如子者，安往而不與庸雜，又豈必酒壚耶！」嗚乎！君子之自處也謙，而其接物也恭，所以蓄德也，况余少遭黨禁，又歷戎馬間，○而乃傲睨若是，○然則坎壈○而幾殺其身，夫豈爲不幸哉！

○庸保△△卽傭保，雇役也。○李自成破北京，南京立弘光帝，阮大鍼專政，修東林黨之怨，逮復社諸子，

朝宗依蘇松撫軍張鳳翔，大鍼復檄捕之，渡江依史可法，又依高傑，傑爲許定國所殺，朝宗說其軍中大將，規畫東南，不聽，歸里，旋赴宜興，訪陳定生，就定生舍被逮，清兵南下，弘光出奔，明亡，獄得解，故文云然。○傲睨△△倨傲旁視，目空一切也。○坎壈△△不得志也。

忽一日念及，慙然○久之；其後歷寢食不能忘，時有所創，○創輒思，積創積思，乃知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不獨名此堂也，急別構一室居之，名曰壯悔。古者三十爲壯，余是時已三十有五矣，嗚乎！以古人學成行立之年，而余始稍稍知自創艾，日其餘幾已而復自慰曰：夫人終身老死而不知悔者，亦已多矣，壯果能悔，其尙愈諸，猶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過而能內自訟，○君子許之。然則雜庸堂者，毀諸？○曰：否！余將更營而新之，以誌余過於無窮也。

○慙然△△失意貌。

○創猶言創艾，傷怨悔艾也。

○自訟猶言自責也。

○諸語辭。

管夫人畫竹記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內，明亡後，遊燕市而得之。』嗚乎！余聞書畫之在大內也，中貴人掌之，玉其積而金其緘，而猶誌之以別璽曰祕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興之故，可以感矣！

○管夫人元吳興人，名道昇，字仲姬，一字瑤姬，趙孟頫之妻，封魏國夫人，畫墨竹蘭梅，筆意清絕，亦工山水佛像。

○曹州府名，春秋曹國，今山東荷澤縣，其舊治也。尉古官名，典獄及捕盜之官多稱尉，如廷尉縣尉之類。

○天子所居曰大內。

○中貴人見八陣圖序注。

○積匱也。緘，封也。言以玉爲積，以金爲緘。

然方其在大內也，雖玉積而金緘，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觀，暇則妬寵工媚者各趨而前，書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營爲酒食，醉飽則鬪雞馴貓，亦不知觀，而天下之文雅鑒賞者，固雖欲觀之，而祕閣禁嚴，

不能到也，是終無由見知於世也。方且真偽雜而美惡溷，^①不過榮其外而已。尉乃鑒之，別之，愛之，重之，與天下之有識者更拂拭而贊歎之，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於天子之宮，而絀於尉之手者。嗚乎！遇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

○天子治理萬事曰萬幾，^{△△△△△}幾猶言治事之暇也。^①落寞猶寂寞。^②溷亂也。

尉又云：『今太保宋公，^①嘗見而欲得之，詭辭以歲久剝落，^②將入吳中求國工，^③裝之以獻。時尉方求補官，舍^④於太保之館，因遂逡巡以去。其後數見太保，輒問曰：『畫固在乎？曾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乎！尉誠高矣，若太保者不具論，倘亦所謂『不貪爲寶』者乎。^⑤

○宋公即宋學見司成公家傳注。^①詭辭，^{△△△}詭語也。剝落，^{△△△}謂脫落也。^②國工，^{△△△}言爲一國之良工也。

○舍居也。^③逡巡，^{△△△}退却貌。^④宋人或得玉，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玉人以爲寶也。』

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見左傳。

余嘗觀之，其絹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爲，竹瀟灑神韻，旁有石，歷落而遠，

○其爲管夫人作無疑。管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姓仕元爲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時矜重而求索不獲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黍離離之感耶？○何其有閒情而爲此也？然當時仕之以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遣於藝事，不憂不戚，夫婦偕老，嗚乎！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皆其可記者也，余因爲之記。

○歷落^{△△}排列參差也。

○趙孟頫，宋宗室，湖州人，字子昂，號松雪道人，仕元爲翰林學士承旨，卒諡文敏。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爲周大夫閔宗周之詩。離離^{△△}紛披繁盛貌。○勝國^{△△}所滅之國。

太子丹論○

天下有繩墨之論，○而挫英雄志士之氣者，如以荆軻爲盜是也。○况乎狃於成敗之形，○而不察於確然之數，以忠臣孝子不得已之深心苦行，○不痛惜其不幸，而反以爲罪，則何以爲後之國家者處仇敵法也！

○太子丹戰國燕王喜子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乃使荆軻入秦，欲乘間刺殺秦王，覺軻被殺，秦遂大舉兵伐燕，王喜斬丹以獻秦，然禍不解，燕卒爲秦所滅。○繩墨見送徐吳二子序注。○荆軻

戰國齊人，徙於衛，後至燕，好讀書擊劍，太子丹客之，使入秦，欲令劫秦王，反諸侯侵地，軻至秦，以匕首

搆秦王，不中，被殺。通鑑綱目荆軻書盜。○狃習也。以荆軻事敗，遂營議之。○行讀去聲。

昔者燕太子丹遣荆軻入秦，刺始皇不中，秦人來伐，王喜○斬丹頭以獻於秦，國竟以滅，宋儒曰：丹有罪焉，故書斬。○嗚乎！丹之心事，可以告之皇天后土而無憾矣！其死也，將下見其始祖召公奭於九原，○卽引而進之周之先文王武王之側，亦豈有慚色哉！本意欲殺敵，不遂則死，已決絕於易水送軻之日矣。○其書斬者，固其所笑而不受也。然且何以罪丹乎？曰：召釁也。夫強秦之欲滅燕，豈待有釁哉！彼六國之見滅者，又坐何釁也？刺亦亡，不刺亦亡，三尺童子能辨之矣。卽云幸而苟延焉，乃蜉蝣之朝夕也。○尙不得爲螻蛄之晦朔也。○有兩人行而遇虎者，其一惶恐拜跪而乞哀以死，其一大呼奮臂鬪不勝而死，而論者顧以乞哀爲

智，以大呼奮臂爲狂佻而撓虎之怒，則何其愚且謬也！

○燕王喜，太子丹之父，惠王曾孫，在位三十三年，爲秦所虜。○宋儒指朱子。朱子之通鑑綱目書曰：

「乙亥冬十月，秦拔薊，燕王走遼東，斬其太子丹以獻於秦。」書斬罪丹也，故不書殺。○召公周人，

姓姬氏，名奭，武王滅紂，封之北燕，爲燕始祖。九原，見陳其年詩序注。○易水出今河北易縣。柯入秦，

太子及賓客皆白衣冠，送至易水上。○蟬，蟬，蟲名，長六七分，頭似蜻蛉而小，有四翅，後翅甚小。夏秋

之交，多近水而飛，往往數小時即死，故有朝生暮死之說。○螻蛄，蟬屬，長七分許，色青紫，翅有黑白

紋，甚美麗，夏末，自早至暮，鳴聲不息，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佻，輕也。撓，見湯御史傳注。

且太子丹之遺軻也，或籌之熟矣。秦之橫行而不可禦，乃天下驚魂震魄，自

懾伏於秦，○非秦果能制天下也，斬竿一呼，而天下瓦解，相去幾時？○秦旣無德

以入人，而其勢又非蟠結而不可動，設一旦其萬乘之君，立死於匹夫之手，國有

不內亂乎？天下豪傑，因以知其不足畏，而太子丹者，且收合六國之餘燼，以向西向

而前，吾恐嬴氏之亡，○不待沛公之入關矣。○其以洩○暴秦之威，而倡天下之

義莫此一擊若也！他日張良之椎，蓋猶踵荆軻之劍而爲之者也，其不能成，則天也；故荆軻之與聶政，不可同日語也。宋人有見於戰國之世，聖人之道不明，先王之法不立，其公子養客，而俠士輕生，故一切以儒者之論繩之，惡聶政之以私害公，而并及之於軻，惡原嘗春申之屬，而并及於太子丹，譬如有醫之於藥者，不察其人之何病，而概以烏附爲不可用，日以寬和之劑養其腸胃，又安能起久痼而生之乎！且天下固多散緩肥重以死者，何必其暴蹶也。宋之亡也，秦檜湯思退之流，日以挑釁之說，挾持殺戮天下之謀臣戰將，始終以講和誤其國，僅有一大儒如考亭者，猶所見之如此，亦何怪乎三百年間多議論而少成功哉！

① 偃伏見太常公家傳注。

② 此指陳勝事，秦二世元年，勝與吳廣起兵，無兵械，斬竿爲之，於是羣雄

皆起，劉項遂以滅秦。勝舉兵，距荆軻之刺秦王，僅二十一年耳。

③ 秦爲嬴姓。

④ 漢高祖起兵於沛，

自立爲沛公。沛公兵入關，秦王子嬰降，秦遂亡。

⑤ 洩滅也。

⑥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秦滅韓，良求

客刺秦王，爲韓報仇，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擊秦王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⑤聶政亦戰國時人，韓卿嚴遂與相俠累有隙，求人可以爲報者，知政勇，厚結之，政感焉，乃爲刺殺俠累。⑥戰國時齊孟嘗君趙平原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號爲四公子，爭相傾以養士，門下食客各數千人。⑦戰國時游俠之士多不愛其軀，願爲知己者死，如豫讓聶政之徒皆是。⑧聶政之所以刺俠累者，徒以報嚴遂知己之恩耳，故曰以私害公。⑨原，卽平原君，趙武靈王之子，名勝，封於平原，故號平原君。嘗卽孟嘗君，齊之公族，姓田，名文，孟嘗君其稱號也。楚相黃歇封春申君。⑩烏附，烏頭附子也，有毒植物，莖高二三尺，根多肉，略似烏頭，故謂之烏頭，四圍附之而生者，稱附子。⑪瘋音顧（《X》）久病也。⑫秦檜，宋江寧人，字會之，爲高宗相，力持和議，阻止恢復，殺岳飛，竄張浚趙鼎，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湯思退，宋處州人，字進之，以附秦檜，累官參知政事，後爲相，以許地於金，致爲輿論所不容，太學生張觀等，上書請斬思退，思退憂悸死。⑬考亭，地名，在今福建建陽縣西南，朱子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徙考亭，後人因以稱之。

然則軻可爲忠臣，丹可爲孝子乎？曰：由今日論之，軻可爲忠臣矣；而要之其

人則英雄而感恩者也，設其遇嚴仲子，未必不爲之用也。若太子丹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仲子嚴遂字。

書吳延仲集後

延仲學問該博，爲文章多本兩漢。其詩出風入雅，如感秋射潮諸篇，皆深壯有當世之志。近體頗哀豔，在韓李間，非其至也。

○吳延仲即吳伯胤，前有傳。

○該博謂博學多識也。

○兩漢謂西漢東漢之文章。

○詩有國風

大小雅，出風入雅，謂其詩格在風雅之間也。

○當世猶言用世。

○近體詩對古體詩而言，自沈約

倡四聲八病之說，詩始有聲律，唐初古今體顯分爲二，因名律詩絕句曰近體詩，哀豔謂詞旨悽惻而綺麗也。

○韓李謂韓偓李商隱也，韓偓，唐萬年人，字致堯，善香奩體，李商隱，唐河內人，字義山，工詩，

感時傷事，頗得風人之旨。○言非其最佳者。

少年時就燕京廷對，○猝遇老中貴，延請，置之上坐，求爲作兔山五龍亭梳妝樓諸記，○天壇迎神諸歌，○旣畢，酌之金五百鎰，○願奏天子，延仲辭。余已叩下第歸，嘗過延仲飲，見有伎武氏者在側，是時山東劉大將軍方擬青齊諸侯王，請以金屋貯伎，○伎曰：「願得終身操險慶侍吳仲子文筆足矣！」○其爲人所傾慕如此。

○廷對猶言廷試，科舉時代之殿試也。

○兔山五龍亭梳妝樓均在明宮中。

○天壇見太常公家

傳注，古代祭祀必用樂歌，天壇迎神諸歌，即明代祭天之樂章也，其樂章凡九：一，迎神，奏中和之曲；二，奠玉帛，奏肅和之曲；三，進俎，奏凝和之曲；四，初獻，奏壽和之曲；五，亞獻，奏豫和之曲；六，終獻，奏熙和之曲；七，徹饌，奏雍和之曲；八，送神，奏安和之曲；九，望燎，奏時和之曲。○酌同酬。鎰，古衡名，二十四兩。

○劉大將軍，即劉澤清，見賈生傳注。青齊，今山東地。時劉在山東，極有勢力，故曰擬諸侯王。○漢武

帝爲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問曰：「得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險

廩，本縣名，漢置，後漢爲侯國，晉廢，故城在今陝西汧陽縣東，其地產墨，故後人即稱墨爲險廩。吳仲子

卽謂延仲。

昔司馬相如能以琴聲奔成都豪女，又遇楊得意薦其詞賦，得陪昆明未央之遊，後世每豔稱之。相如大節固不足爲延仲道，然延仲卒窮不遇死矣！夫當世貴要，豈無操衡量文章引拔人材之權者，顧其識反出狗監與蛾眉下，何也？延仲生明思宗間，天子嘗寤寐想見天下之士，而同時才賢流落，又不止一延仲，嗚乎！明社遽墟，誰之咎歟？

○司馬相如見賈生傳注。成都今縣名，屬四川省。相如過臨邛，以琴心挑卓王孫寡女文君，文君奔之，相如與俱歸。○楊得意漢武帝時爲狗監，以相如所作詞賦上之武帝，因得召見。○昆明池名，在

陝西長安縣西南，武帝鑿，周圍四十里，據地三百三十二頃。未央漢宮名。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周圍三十八里。○豔羨也。○狗監漢時近侍之職，爲天子主田獵犬者。蛾眉蠶眉，蠶之觸鬚也，因其細而長，故以比美人之眉，後遂爲美人之代名詞。此卽指得意與文君。○墟丘陵也。言明之社稷，遽亡而成丘陵也。

明東平太守常公墓誌銘

妻父常公，以壬午卒。時宋郡爲寇所破，公易服爲道士，以免。既渡河而卒於曹。其子霖權厝之於望魯村。又二年，乃克具槨如禮，迎葬於舊阡。余爲之誌而銘曰：公名維翰，字子羽。少常不得於父，然純孝，讓產於異母弟，卒以格。性醇厚，與物無競。既舉孝廉，尤自修飭。入上春官，不第。筮仕保定令。邑故褊小，公爲政隨任其俗，人不知有令。既滿當遷，司徒公數問所欲得者，皆不應。其子怪之，公曰：『司徒自篤親，我自守己。』遷東平州守。既至，見民饑，開倉賑焉。當催科，歎曰：『吾民今賣妻子，保性命，天子豈知其至此哉！然停賦則病國，吾願輸家財抵之。』乃盡鬻其田廬二萬金，猶不足，遂坐謫。司徒公又問所欲補，公笑曰：『吾向家財有餘，故可藉以仕，今無矣，尙可仕耶！』公歸而無居，乃居余之北村，茆茨數椽，意泊如也。

○東平州清屬山東泰安府，民國改縣。墓誌銘誌墓文之埋於墓中者，用正方兩石相合，一刻誌銘，一

題死者之姓氏爵里，而平放於柩前。

①壬午崇禎十五年也。

②宋郡見太常公家傳注。

③渡河

謂渡黃河也。曹曹州，見管夫人畫竹記注。

④厝音措（ㄉㄨㄛˋ）停柩也，未葬而以待葬期也。

⑤櫛

音郭（ㄍㄨㄛˋ）外棺也。

⑥阡音千（ㄑㄧㄢ 一 ㄎㄨㄢˋ）墓地也。

⑦格感動也。

⑧保定縣名，宋置，清屬

順天府，今改爲新鎮縣。

⑨篤親厚於親情也，論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⑩催科即催租

也，租稅有科則故云。

⑪茆同茅，茨音慈（ㄘㄧˋ）茆茨猶言茅屋也。椽者以短木布列於屋之上層，兩

端附梁上，以承屋瓦者也。數椽言其狹窄。

⑫泊如猶淡然也。

公雖平易，然見以爲不可，卽終始持之。官太守日，有中貴人道過東平，勢張甚，前路令守，皆起居拜跪，厚有所饋獻，公獨閉閣不與通，更禁其尉，尉叩頭爭，公卒不許，人稱其介云。○

○介耿介，有志節而不與人苟合也。

公娶吳氏，繼娶朱氏，生五子四女，植朴霖檉梓，其四蚤死，獨霖在，女長嫁余

叔情，次嫁沈譽。幼嫁周司空子業，三余妻也。銘曰：往過東平，父老來迎，愛公及我，有酒如澠。蓋求公與其子皆不得，而見其壻，亦猶之乎見公。廉吏不可爲而可爲，公庶幾有其遺風。

○沈譽見司成公家傳注。

○周司空周士模也，字丹其，商邱人，萬曆進士，性剛果，不能委蛇隨俗，崇

禎元年，拜工部尚書，未幾削籍，十五年，李自成陷商邱，與妻曹妾張子業、子熾、沈同日縊死。司空工部尚書之通稱。○澠音繩（尸ノ），水名，此以喻酒之清冽。○楚優孟因孫叔敖子窮困，藉端諷

莊王有廉吏有可爲之語，見史記滑稽列傳。

明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贈少保陳公墓誌銘○

公名于廷，字孟諤。年二十九，舉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卒後贈少保，天下稱少保公，少保大節侃侃，爲吏部侍郎日，忤魏忠賢，一削官，同楊漣、左光斗出國門，歎曰：『于廷幸不辱身，自此天下士大夫，無種類矣！』已而如公言。

忠賢誅死，復起，歷左都御史，爭言驕弁，^④漸不可長，且亂天下；既爭不得，再削官。未幾，諸大帥握兵者果養寇自圖便利，浸至開藩鎮，^⑤類唐河朔故事，^⑥益不肯効命，貽禍至不忍道，又皆如公言。天下於是不徒多公之節，而更歎公之先見也。公言驕弁時且得罪，余督軍昌平，^⑦習知九邊將帥狀，^⑧欲颺言佐公，公報書曰：『老臣得以微罪行，不足累公，願徒薪慮良苦，^⑨言不行，死且爲恨！幸公知我，他日誌吾墓可也。』

○此代父恂作。漢以來有御史臺，專司察劾，明改設都察院，以都御史爲長官，其次有副都御史、僉都御史等。太子少保，太子之師也；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掌率太子以觀三公之道德而教諭焉，不設常官，恆爲加銜。歷代賜給誥敕，生前曰封，身後曰贈。○侃侃見

太常公家傳注。

○楊漣見司成公家傳注。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曆進士，拜左僉都御史，勦忠賢

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忠賢等大怒，削其籍，與楊漣俱死於獄。○武官曰弁。○藩鎮見八陣圖序

注。○河朔，黃河以北之地也，唐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

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獻於朝廷。

①昌平，見事南侯傳注。

②明以遼東薊州宣府大

同山西延綏寧夏固原甘肅爲九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帥。

③曲突徙薪，爲防患未然計，見漢書。

公卒後十餘年，季子貞慧以張清惠公狀請，余既已受公託生前，乃誌而

銘之曰：公系出宋名臣永嘉陳公傅良，由永嘉徙居義興湖南。五世至衛輝

丞弘甫，自湖南贅亳村，視其地蓬蓬，有白雲氣，因家焉。又七世至憲章，憲章

生一經，一經有孝行，鄉里謚爲孝潔先生。先生方妊，而母邵氏贅，兩刺頸，一指殊，

不得死，後奉詔旌節，以公顯，贈夫人。孝潔先生既不識父，詢得貌，乃繪事之，

伏臘嚶嚶孺子泣，至老不衰。娶雷夫人，夢虎飛天門之祥，生公，手足結毛成

麟文，襁褓中數自躍起，墮地不驚。既長，有器量，舉於鄉，不色喜。第進士，授光山

令，不受餽。歷唐山秀水，皆以治最。徵拜御史。公爲御史，號敢言。嘗言給事

汪若霖鯁直，不當黜。又言朱相賡挾私意，逐諫臣。又言王相錫爵黨賡。又

言職方郎趙拱極，吳有孚輩皆兩相私人，不宜處要。又言從官陶望齡顧天峻

犯清議。④其奉命巡河東鹽，嘗言閹人張忠不法，撓鹺政。⑤又言鹽法便宜五事。又言神宗皇帝久不復當陽，以致天怒，正陽門災。⑥又言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皆直臣，當收用。⑦其巡江西，嘗言淮藩庶長子常洪謀不軌。⑧又言藩宗多庶代嫡，死冒生，幼調長。⑨及詭養異姓，糜祿食，爲宗蠹。⑩又言贛稅。⑪宜節。又言閹人潘相稅湖口，民不聊生。⑫已而言閹當撤，又言并稅亦當罷。辛酉熹宗改元，⑬公已歷問貳，⑭遷太常卿。⑮紅丸議起，⑯公言向以風顛脫張差，庇其主使已誤。⑰今以誤減紅丸獄，更誤。壬戌，⑱罷刑部尙書王紀，公又言紀賢臣，持詔獄議不上，良是不宜罷。⑲甲子，⑳歷戶部侍郎，遷吏部侍郎，尙書趙南星相賀曰：『冢宰不足喜，與公同官，乃可喜也。』㉑會南星被譴去，公代視事，魏相廣微欲以忠賢私人代南星，公面拒之，而薦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⑳忠賢大怒，叱曰：『是三人者，庸愈南星乎？于廷乃黨渠，㉒不可不急逐之！』公旣罷，卽騎一驢去，賦詩示漣光斗曰：『脂韋世所同，㉓侃直性所獨。』忠賢命騎四偵，公行李蕭然，無所得。丁

卯，遣緹校逮公，適熹廟崩，乃止。嗚乎！此公所爲一削者也。

○張清惠公名璋，字席之，武進人，講學東林，萬曆進士，累官左副都御史，有清望，旋謝病歸，卒，福王時，諡清惠。狀張所爲于廷之行狀也。請請爲墓誌銘也。

○永嘉縣名，在今浙江。陳傳良字君舉，號止齋。

師事鄭伯熊、薛季宜，傳永嘉之學。嘉泰中，進寶謨閣待制，學者稱止齋先生。

○義興，見陳其年詩序。

注。

○衛輝，清河兩府名，今汲縣其舊治也。丞官名，明設府丞，以貳府尹。

○蓬蓬，盛貌。

○殊絕也。

一指殊言一次斷指也。

○夫人，婦人封號也。宋政和中，改定封制，執政以上封夫人，明清皆因之。

○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秦漢時令節也。嚶嚶，細泣聲。

○天門，天上之門也。

○舉於鄉，鄉試中式。

○光山縣名，屬河南。

○唐山縣名，在今河北。秀水縣名，清屬浙江嘉興府，今併入嘉興縣。

○治最

言治績居最也。

○給事，見湯御史傳注。汪若霖，字時甫，光州人，萬曆進士，擢戶科給事中，帝以言官

紛爭，若霖首倡煩言，出爲潁州判官，于廷言其不當黜。

○朱廣，見贈陳郎序注。汪若霖，嘗忤廣，汪見

黜，適當廣病起入直時，衆謂廣修隙。

○王錫爵，字元取，太倉人，嘉靖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編修，累

官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機務，眷禮逾前後諸輔臣。

○職方郎官名，周掌天下地圖，主四方

職貢，隋置職方侍郎，唐兵部之屬，有職方郎中，明清爲職方法史司。于廷會勅職方郎中申用懋、趙拱極、黃克讓爲宰相私人，不宜處要地。吳有孚未詳。④陶望齡見太常公家傳注。顧大峻官論德，于廷

勅其素干清議，不宜久玷詞林。

⑤黃河流經山西之境，成南北線，故山西境內，在黃河以東者統稱

河東。明設巡鹽御史，兩淮一人，兩浙一人，長蘆一人，河東一人。閩人宦官也。張忠，山西礦監，嘗勅降夏

縣知縣袁應春，又勅逮西城兵馬戴文龍。鯷音醜（方）鹹也。撓鯷政阻撓鹽政也。⑥當陽天子

南面而治也，此言臨朝。北平內城正南門爲正陽門，俗稱前門。神宗三十八年夏四月，正陽門樓災。

⑦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萬曆進士，累進禮部右侍郎，會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魏忠賢

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遂力求去位。趙南星見太常公家傳注。王德完字子醇，廣安人，

萬曆進士，累遷戶科都給事中，光宗立，擢左僉都御史，直聲振天下。⑧明制，每省遣御史巡察，謂之

巡按御史，三歲一更，清初因之，後廢。⑨封建諸侯以藩屏王室，故稱藩。妾所生之子謂之庶子。常洪

淮靖王翊鎮之庶子。翊鎮之末王也，與妓王愛狎，冒妾類入宮，且令撫庶子常洪爲子，陳妃與世子常

清俱失愛，潛謀易嫡，御史陳王道以理喻，王出之外舍，常洪遂與宗人翊綱等謀夜入王宮，盜冊寶資

貨以出，守臣上其事，王愛論死，勒常洪自盡。②調音闌（ㄉㄤ，）誣也。③言廢費祿俸爲宗室之

蠹。④贍稅江西礦稅也。⑤潘相江西礦監也。湖口縣名，屬江西，在鄱陽湖之口，故名。⑥辛酉天

啓元年也。嘉宗名由校，光宗之子，在位七年。改元卽位改年號也。⑦周穆王置太僕正，以伯冏爲之，

貳，副也。于廷爲太僕少卿，太僕少卿爲太僕卿之貳，故稱問貳。⑧太常卿見太常公家傳注。⑨紅

丸，見贈陳郎序注。⑩張差，荊州人，萬曆四十三年，差持挺入東宮，擊傷門者，令法司鞠之，以瘋顛具

獄，提半值爲鄭妃宮監所嗾，鄭妃懼，請於帝及太子，磔死張差，其事乃解。⑪壬戌，天啓二年也。

⑫王紀，見贈陳郎序注。詔獄，詔書所繫治之獄也。初遼東經略熊廷弼得罪，紀置之重辟，而爰書微露

廷弼有可矜狀，兵部尙書張鶴鳴與廷弼有隙，誣登萊監軍僉事修卜年謀叛，因卜年爲廷弼所薦，欲

藉卜年以甚其罪，朝士皆知卜年冤，莫敢言，紀獨持詔獄議不上，大學士沈灝劾紀護廷弼緩卜年等

獄爲二大罪，斥爲民。⑬甲子，天啓四年也。⑭冢宰，見太常公家傳注。南星時爲吏部尙書，故云。

⑮喬允升，洛陽人，字吉甫，萬曆進士，天啓初，歷刑部左右侍郎，進尙書，魏忠賢逐南星，以允升爲南星

黨，落職閑居。馮從吾，長安人，字仲好，萬曆進士，授御史，尋傳歸，光宗立，起爲尙寶卿，累遷工部尙書，致

仕。汪應蛟婺源人，字潛夫，萬曆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累遷至南京戶部尚書。天啓初，改北部，帝保母

客氏求墓地踰制，應蛟持不與，遂見忤，致仕去。①黨渠黨首也。②脂脂油，韋軟皮，柔滑之物，以喻

人之卑諂者，見楚辭。③丁卯，天啓四年。緹校，見贈陳郎序注。④熹廟即熹宗，皇帝崩，升祔太廟，追

尊爲某祖某宗，謂之廟號。

戊辰，①皇帝更政，②舉遺老，拜公留都，③右都御史，掌南察，④黜陟惟允。⑤

辛未，⑥遷北都察院左都御史，公辭不許。拜闕，⑦謝畢，退而告人曰：『于廷平生

好言天下事，官御史時，則其職也。熹皇帝拱默，⑧中人⑨有竊政者，于廷即去言

路，亦當言。今天子英明，嘗疑臣下好名沽直，更多言，徒滋疑天子，惟有勉修職業，

仰報萬一耳。』壬申，⑩八月，御史祝徽畢佐周以笞武弁失上旨，⑪下都御史議，

公乃抗言曰：『陛下赫然，⑫留意武功，欲激厲諸介冑臣，⑬即薄譴兩御史未爲

過；然天下將驕卒悍，紀綱不立，尾大之勢，已見萌芽，⑭又摧挫法吏，以長其焰，恐

益潰廢不可收拾，將貽聖明之憂方大。今日偷避激聒，⑮不一深言，爲失職，失職

且負國，老臣不敢！』是時天子意有所向，公持之益堅，凡五宣諭，五不奉詔，天子怒，公遂歸里。此公所爲再削者也。

①戊辰崇禎元年。

②熹宗崩，無子，弟思宗即位，年號崇禎，沈機獨斷，刈除奸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

非常之才。

③留都卽陪都，見與寧南侯書注。

④京官之考績曰京察，都御史掌之，掌南察，謂掌南

都之京察也。

⑤降官曰黜，升官曰陟，允平允也。

⑥辛未崇禎四年也。

⑦拱默端拱無爲。

⑧中

人宦官也。

⑨壬申崇禎五年也。

⑩祝徵官南浙巡鹽御史，畢佐周官廣西巡按御史，並擅撻指揮，

非故事，事聞，帝方念疆場多故，欲倚武臣，旨下參劾，答音癡（彳，）杖擊也。

⑪赫然發憤貌。

⑫介

胷臣謂武臣也，甲謂之介，兜鑿謂之胷。

⑬尾大之勢，喻下強上弱也，左傳有尾大不掉之語。

⑭聒

音括（《XY》）語雜聲器也。

公事四主，①立朝四十年，歷官事業，不可殫述，而獨以一再削之故，海內翕然仰之，②兒童走卒，皆知姓名，嗚乎！士大夫砥礪③風節，固有所在，而當世乃有媮媮④陰巧，邀主固寵，欲以卿相位傳子孫者，亦獨何哉？

①四主神宗光宗熹宗思宗也。②翕然異口同聲欽服也。③砥礪皆磨刀石，引申爲磨鍊之意。

④媼，姻音語阿（マ）（エ）媼也。

公去官後，嘗深念扼腕。天下事不可爲，居久之，病卒，年七十。夫人張氏，後公兩月卒，有婦德，門內化之。公四子，張夫人生者二，貞貽，負才早夭，貞裕，舉甲子。孝廉，王安人。生者二，貞達，官戶部主事。甲申殉國難死，而季子貞慧最賢，當世所稱定生處士者也。余許以孫女妻其子。銘曰：死乃銘，公則未。飛虎祥，白雲氣，乘之遊，固甚慰。千萬年，猶髣髴。

①扼腕，握持其腕，憤怒貌，此處爲憤歎意。②甲子，天啓四年。③安人，婦人六品封贈之號。④主

事，官名，明六部各置主事，位次員外郎。⑤甲申，崇禎十七年殉國難，國亡而身死也。

郭老僕墓誌銘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

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膏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盡。』○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

○自宋時，應舉者皆稱秀才，明清時稱入縣學之生員爲秀才，應秀才試者應入學之試也。○秦陝

西涼甘肅也。

○貴州省曰黔，黔方猶言黔地。

○黃花見寧南侯傳黃花鎮注。居庸關名，在順天昌平。

平縣西北，兩山夾峙，懸崖削壁，爲天下九塞之一，古名軍都關，北齊稱納款關，唐稱薊門關。⑤西嶽

曰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以其西有少華山，故又名太華。⑥七十曰耄，八十曰耄。⑦不事事，猶言

不作事也。⑧所司，所主管之事。⑨鹿邑縣名，屬河南。⑩戊辰，崇禎元年也。⑪駟，音翰（厂乃），

臥息也，卽鼻聲。

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構，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調察。⑫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⑬以事司徒公。初，燕⑭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終始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

齧其面，^④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緹法。』^⑤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⑥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烏程相，溫體仁也，見司成公家傳注。崇禎九年，溫體仁嗾給事宋之普奏劾司徒公廢餉，逮繫獄。

○先犬馬死，猶言年老將死，稱犬馬者，謙辭也。○韓城相，薛國觀也，國觀，韓城人，字賓廷，萬曆進士，

天啓中，擢戶科給事中，數有建白，皆附魏忠賢，及崇禎改元，爲東林所訐，告終養去，旋用薦起兵科都

給事中，累進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爲人陰鷲鋒刻，不學少文，溫體仁因其素仇東林，密薦於帝，遂

獲大用，後以通賄爲東廠所發，賜自盡。○^④詞察刺探也。○^⑤星出月入，謂其出入常以夜也。○^⑥燕

燕京也。○^⑦齧，音臬（广一廿），噬也，齒相切以絕斷之也。○^⑧緹，同黜，緹法猶言枉法。○^⑨兩河指

黃河南北之地。

祭吳次尾文

壬辰^①十月日，梁園^②侯方域，即陽羨^③爲文，而三灑酒祭於先友吳君次尾曰：嗚乎！次尾死矣！余蚤決次尾之死，而次尾果死矣！然余時時見吾次尾之面，冷而蒼，鬢怒以張，言如風發，氣奪電光，坐於我上，立於我傍，狂醒酣醉，時一呼之，不知吾友之云亡也！今過陽羨，陳子來迎，^④憶我三人，共學石城，嘗更高歌，聲滿帝京，^⑤又同時而幾殺其身乎！大鉞與士英，蓋安樂與患難，固無一之弗并；今次尾竟不見，而獨見定生！^⑥嗚乎！次尾果死矣！因與定生痛哭失聲，君豈聞之耶？是夜卽夢君握余手，曲叙平生，歡笑異常，然則次尾又未必死也！

①吳次尾見樓山堂遺集注。

②壬辰清順治九年也。

③梁園見陳其年詩序注。

④陽羨見樓山

堂遺集序注。

⑤陳子即陳貞慧。

⑥石城石頭城也，卽金陵。崇禎十二年，朝宗應南京試，交次尾陳

定生及南中諸名人，主盟復社，登金山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諸子以周瑜王猛比方域。④定生陳

貞慧字。

余向聞君死，嘗就梁園爲位，①南望而祭，然不欲爲文者，以未悉授命時本末，②恐萬一亂真，失吾次尾，今定生乃爲吾言：次尾戰敗，危坐正冠，徐起拜故君，辭先人，引頸就刃，意氣彌振，嗚乎！今而後吾次尾果死矣！次尾果死，次尾何慙？③次尾果死，次尾固在；余與定生哭者，友朋之情，而次尾笑者，蓋夢中猶不屑爲兒女子之態。

①爲位設版書神位也。

②授命猶言捐軀也。

③慙音隊（ㄉㄨㄢˋ），怨也。

余與定生之於次尾，交親范張，①一生一死，拜墓加封，②當在君里，以君之神，乘雲策晷，③今古蟬，乾坤糠粃，④方且無所不之，⑤而又何必池陽之爲桑梓也！⑥次尾念我與定生，別垂一紀，⑦安知不已，駕池陽，過陽羨，格止觀止，⑧特我與定生不能見爾！嗚乎次尾！讀萬卷書，識一字『是』，⑨明三百年，獨養此士！

○范張范式張劭也，式字巨卿，劭字元伯，皆後漢人，式遊太學，與劭友善，後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至期，式果到，升堂拜飲而別，別後，劭卒，式忽夢劭呼曰：「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式寤悲泣，馳往奔喪，爲執紼引柩，留冢次，脩治墳樹而去。

○聚土曰封，故家謂之封。

○策暑，鞭策日暑也。

○蟬，蟲名，朝生暮死，詳見太子丹論注。枇，音比。

(ㄅ) 糠，粃米之皮屑。

言次尾乘雲策暑，則古今若朝暮，天地若糠枇耳。

○之，往也。

○池陽，指

貴池，桑梓猶言鄉里。

④十二年爲一紀。

⑤格至也，來也。

觀簡侯切（《又》）遇見也。止語助辭。詩：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⑥言識一是非之是字，惟其是者爲之而非者不爲也，卽能辨別義利之意。

憫獐 ○

客有過侯子以獐獻者，侯子曰：「獐可馴乎？」客曰：「夫至德之世，獸可同羣而遊，今子無乃有所不信耶？而何獐之疑歟！」侯子曰：「然。」營室而授獐焉。

已而獐呦呦焉其鳴之悄以思，①嗥嗥焉。其號之窮以悲也。又夜則以首搶其戶；②或視之，瞿然而驚。③類於人多有所不可者。仲堯王子聞之曰：『子之不善於獐也審矣，曷以授余！』侯子曰：『子之庭有二物焉，其大者類西旅氏之絜，④而小而駿者，韓子盧之裔也，⑤是皆有欲於獐，⑥奈何？』王子駭然⑦而笑曰：『子非特不善於獐也，又且不知吾子盧與西旅氏。吾將導獐而見之二氏，浸假而共牢以爲食，⑧浸假而共寢以爲處，浸假而相與爲友，而日以益善，予因而安之，豈更害哉！』侯子曰：『雖然，子曷使童子守之，而猶授獐以索。』王子默然不應。

①獐本作麋，獸名，似鹿而小，無角，毛褐色，其革細軟，用與麋皮同。②呦，音幽（一又）；呦呦，鹿鳴聲。

悄，七小切（ㄅ一ㄠ）憂也。③嗥，音豪（ㄉㄠ）；嗥嗥，野獸聲。④搶，七央切（ㄅ一ㄤ）觸也。

⑤瞿然，心驚貌。⑥西旅氏，西方蠻夷國之名，絜音赦（ㄉㄤ）；狂犬也。兩時西旅氏曾言絜，見書。韓

盧戰國時韓氏之黑犬，以疾走名。遠代子孫曰裔。⑦犬所以搏獐也。⑧駭，丑忍切（ㄔ一ㄤ）；駭然

笑貌。①浸假漸也。牢養獸之圈。

居三日，王子以告曰：『吾廢吾童子矣，視二氏之貌，且剪剪焉適矣。』又居三日，王子以告曰：『吾廢吾索矣，視二氏之情，且煦煦然親矣。』雖然，獐猶有間焉。②又居三日，王子以告曰：『獐無間矣，與二氏者爲一矣。』又居三日，而西旅氏伺獐之寢也，噬其吭，③韓子盧拉其脇，④獐竟以死。王子蹙然不悅，⑤而語侯子以其狀。侯子曰：『子固未之知耶？向二氏之剪剪焉若適者，所以餌吾童子也，旣而煦煦焉若親者，所以餌去其索而恐或爲之援也，旣而示之以無間者，乃所以餌夫獐也，撤其防，去其援，而又探得其情，此西楚霸王之無所用其力，⑥而南宮萬之所以斃也，⑦何況於獐哉！』王子大怒，抽戈以逐韓盧與西旅氏，侯子曰：『無庸也！夫世之相與爲友，日以益善，反出其不意而害之者，其智非始於韓盧與西旅氏也。』

①馴馴佞貌。

②煦煦恩惠貌。

③問心不能安之意。

④噬音誓（尸）；誓也。吭音航（尸尤）咽。

喉也。

⑤協同脅。

⑥蹙然愁貌。

⑦西楚霸王項籍也，籍有勇力，材氣過人，既亡秦，自立爲西楚霸王。

王與漢高祖爭衡，戰無不利，後爲漢軍及諸侯軍圍於垓下，自刎死。

⑧南宮萬，春秋宋閔公時大夫。

有力，弑閔公而奔陳，宋人請之，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裏以犀革，歸之於宋，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

或曰：是獐也，狷中①而狹外，類於人恆有所不可者，卽無韓盧與西旅氏，亦將有災焉。

①狷中，謂中心褊急也。

盧告①

居三日而韓子盧見夢於侯子曰：『天乎！天乎！夫子何置我至於此極也？夫子若以我爲陰陽狙詐②而賣吾之友者，吾寧且死於夫子之前，以明我之不受也！昔先王辨族以合天下之類，余是以受姓爲西戎氏，③同類而殘謂之忍，同族而殘謂之悖，今獐之與我，族耶？類耶？我之司守於王氏，執狴而捕狸，④分也，彼獐

者，銳首斜目，細前而蹶後，^⑤儂佻詭祕以自炫其身，^⑥庸知其非狴氏之親而狸氏之黨耶？執而殺之，又何誅焉！^⑦且是役也，首兵於西旅氏，西旅氏將舉大事，而我莫與助也，夫子焉得以我爲仁乎！我之交善於西旅氏有年矣，夫子之所知也，而何有於獐！若一旦潰敗其謀，而惟獐之卽焉，^⑧舍其舊而新是圖，夫子其又謂我何！幸而獐手爪樸簌，^⑨天下一妄庸子耳，設其有中山氏之狼，^⑩斑寅氏之威，^⑪而西旅氏犯不測，出生死相角逐，^⑫我乃顧望兩端，成共其名，敗遠其害，縱夫子曲而赦我，我何面目而見吾二氏之父老哉！

① 盧卽韓子盧也。 ② 狙，音疽（ㄉㄩˋ）；狙詐謂伺隙用奇也；或謂狙多詐，故比之。 ③ 西戎氏，西方

邊裔之國之總稱，犬戎爲西戎之一種，故以稱犬。 ④ 狴，同𤝵，獸名，卽鼯鼠，體長尺許，赤褐色，四肢短

小，俗稱黃鼠狼。狸，獸名，狐屬，全身黑褐色，背有黑色斑紋，口突出，尾粗而長，四肢甚短，形似狐，狐身瘦

而長，狸身肥而短，此其別也。 ⑤ 蹶，顛蹶也。細前而蹶後，言其前足細而後足短，行走若蹶也。 ⑥ 儂

佻，薄佻巧也。炫，矜耀也。 ⑦ 誅，責也。 ⑧ 卽，就也。謂就而近之也。 ⑨ 樸，短陋貌。 ⑩ 中山氏，狼

也，無名氏中山狼傳載趙簡子獵於中山，得狼，將殺之，遇東郭先生救之而免，既狼又欲食東郭先生云。

①虎稱斑子，亦稱寅客。

②角逐競勝負也。

抑夫子之徵喻與西楚也，失辭。○日者秦失其鹿，天下逐之，○我實率族爲一旅以從。○後高祖定天下，論功惟崇讓蕭何，○其餘十八諸侯皆以余爲準，○以故熟楚漢事頗悉。彼項氏者，吾敵也，夫是以見利以糜之，○分土以角之，○多其間隙以困鬪之，捐小仁以就天下之大計也，夫子奈何以婦人女子之煦煦者，○而論敵於友哉！若其爲友者則有之矣，彼其生同牢，食同筐，○交首而戲弄，分背而摩煦，自以爲交最密而莫之間也；○或投以腐鼠，○乃勃然怒，羣起而爭，又恐其爭之不勝，乃陽好而陰與爲伺，或更以其友之情而泄之於其仇，是則我與西旅氏所大懼也。當是時，與余同事高祖者曰常山王，○其友曰南皮侯，○自二氏不終而其後浸以廣，○是其爲道也，負塗而載鬼，○黑烏而赤狐，○意者其吾族者敗類之子耶？而何夫子之置及於余也！雖然，夫子之言，駸駸乎布已，○余恐

天下之後生小子尸祝乎夫子之言④而遂以余當之也，夫子何不賜余以尺寸之地⑤，余且三踊三號而前其頸之血⑥，以上請於帝，化爲天狗⑦而噬夫天下之負塗而載鬼黑烏而赤狐者，以信余之志，辨余之族類，而洗之於夫子？言未畢，眼瞭然⑧，若有大星之墜於戶者，侯子以寤⑨。出門而王子來曰：『吾韓盧氏死矣。』

①失辭謂其言之不當也。

②日者猶往日也。失鹿二句，語見史記，以鹿喻天子之位也。

③軍五百

人爲旅，左傳：『有衆一旅。』

④蕭何漢沛人，高祖入關，何獨收秦圖籍，高祖與項羽戰，何常守關中，

轉糧以濟軍，天下既定，論功第一，諸功臣心不服，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

⑤十八諸侯蕭何曹參張敖

周勃樊噲鄼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汲薛歐周昌丁復壘達也，高祖以蕭何爲功人，以其餘諸將爲功狗，故文云。

⑥糜與糜同，糲糜也。

⑦角競也，如言角逐。

⑧煦煦謂小仁也。

⑨筐盛物竹器，其形方。

⑩間去聲，離間也。

⑪腐鼠喻輕賤之物。

⑫常山王張耳也。

⑬南皮侯

陳餘也。④張耳陳餘始爲刎頸交，後相仇，耳佐漢，餘被殺，故云不終浸以廣者言此交友不終之風。

漸廣逼也。⑤易：「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謂至穢至怪也。⑥烏鴉，黑色，狐黃赤色，皆不祥之物，詩：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⑦駸駸，驟貌。布傳播也。⑧意謂尊奉夫子之言。⑨意謂留以餘地。

⑩漸見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注。⑪天狗，星名。⑫暇，同朗，暇，暇聲音清徹也。⑬寤覺也。

